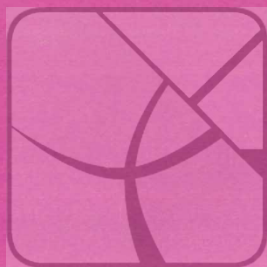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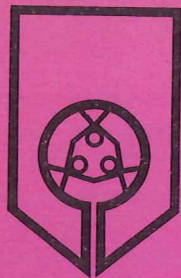


人和叢書



走在陽光下

凝秀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走在陽光下

凝秀 著



人和文藝叢書之五

人和文化出版社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

編委會

自從我國獨立以來，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巫族與華族——之一的華族文藝，就一直江河日下。究其原因，是社會體制的變動，新舊思潮的衝突，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因而滿目蒼涼！

尤其上層階級，多數不重視文藝，出版、發行機構都「在商言商」，賺錢第一。

直到近年，許多有地位、有名譽的人物，開始發覺，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終歸於粗鄙！乃率相發言，表示愛護文藝。然而，空言無濟於事；嘩眾取寵，也難得逞！不過，總算沒有落空，後起的少壯人士中，有「人和文化出版社」，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

這部叢書，選稿原則如下：

一、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受到鼓勵；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

二、要進步、健康的作品；反對灰、黃色作品。

三、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

但是，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並無從屬關係，出版的書籍內容，能否符合君子協定？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建議和愛護。若出版者，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得以及時糾正。是我們懇切的期望！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

目 錄

一 醒悟	1
二 雲姑姑與我	1 8
三 走在陽光下	4 1
四 長夜	6 3
五 風雨中的落花	6 8
六 後記	1 0 2

醒 悟

(一)

楊雪音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初中畢業後，她便輟學了。

因為她的家境本來已十分困難，那時，她父親又得了病進醫院留醫，一家數口的生活單靠她母親百多塊的收入是難以維持的，所以楊雪音輟學後便出來找事做。

初時，她在新山一間鞋廠當女工，但祇做數月便告失業。

經過一番奔波，才經友人介紹到一份工作。後來，我得知原來去當「酒吧女郎」。

她認為當「酒吧女郎」並不是下賤，何況以她的學歷，的確不易找到其他較高薪的職業，爲了家庭，她不得不當上這一行。

不過，她要我保守秘密，千萬別讓她父母親知道，免得他們爲她耽心，我只得允諾。

楊雪音是個聰明，美麗可愛的女孩子，我實在不贊成她在那燈紅酒綠的場所工作，我怕她一時不慎而走上歧途。每次給她寫信，總免不了提醒她一番。她說她定會潔身自愛，處處謹慎。

以後，她按月匯錢回家，每兩三個月便返家一趟，也來探望我；我發覺她愈來愈時髦，愈來愈成熟了！

但，她依然是那麼可愛、熱誠、爽朗，我們從心底喜歡她！我覺得她不愧爲一個愛家庭，愛父母，愛弟妹的好女兒呵！

(二)

去年，她來信告訴我，她認識了一個英俊的大學畢業生——保羅張。他是一個富家子，不過，他沒有一般富家公子那種嬌生慣養的作風，相反的，他的性格豪爽，風趣……。

雪音說：

「他是我所遇到的男孩子中最符合我的理想，所以，我破例跟他出去玩，不瞞妳說，我喜歡他。」

我回信給她，我說：

「……認識一個人，應該深入去了解，不要祇憑外貌，我希望妳要小心從事，可不能爲了他英俊，溫柔便着了迷呵！」

「……妳放心，我會細心地觀察他，我相信保羅不會是那種玩弄女性的男人，雖然我認識他不過數個月，但他處處顯示那麼關懷我，正好像哥哥扶助幼妹一樣。他是美好的，我真不知如何向妳形容他，或者有一天，當妳親目看到他，與他談談，妳會贊成我的評語。」

我看出楊雪音已墮入他的情網，戀愛中的人都是盲目的，又彷彿在迷霧中行走，根本無法真正看清楚對方。

我只爲她耽心，她是否已跌入愛的陷阱？實在的，大都市的男人，多數是靠不住的，也許是我的偏見？

但願保羅能像雪音所說那麼美好！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不久雪音來信向我宣佈：

「我感到從未有的幸福和滿足，保羅對我體貼入微，他是一個痴情的男人，他不嫌棄我的學識淺陋，也不鄙視我的職業，我怎能不感激他？……妳別笑我，我承認我

們已踏入戀愛階段。

「我接受了保羅給我的安排——他不讓我繼續在酒吧工作，他說要替我另找一份好的職業，所以，我不再當酒吧女郎了！目前，我去學習縫紉，我本不願用他的錢，但他說，除非我不愛他，否則不要分彼此，他當我是他未來的太太，因為他說一定要娶我。」

「呵！如果我跟他結婚，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很幸福的，妳說是麼？」

保羅張真的那麼好麼？

照楊雪音所說，他的確很不錯呀！

然而，我心中不由存在着許多疑問：

他為什麼叫雪音放棄酒吧女郎？是爲了關懷她？全心全意地愛她？

天底下真有這種好人？

在這個人情冷薄的社會，豈有祇顧耕耘而不問收穫的人？

(三)

今年二月，雪音寄給我這樣一封信：

「……我和保羅的戀愛，遭受到他父母嚴厲阻撓，因為我不是什麼名門閨秀，曾當過酒吧女郎，我知道，他們有錢有勢的人家，是瞧不起我這種出身的女孩，但，我是清白的呵！我並沒有自甘墮落……」

「爲了此事，保羅很難過，我更傷心，唯一安慰的是，他表示對我的愛永久不渝，儘管他的父母反對，他仍偷偷跟我相會。……」

接着，我又接到他們同居的消息。

愛情到底是什麼？看，看不見；摸，摸不着。但它却能將人毀滅，而人也甘願讓它毀滅。

如今，我發覺楊雪音已陷入愛的激流的漩渦，而甘作一名俘虜。

我一向以為她是一個聰慧的女孩，然而，當她戀愛時，她變得那麼糊塗。

不是麼？不管保羅是否真心愛她，他們這樣草率同居委實是不智之舉，同居在法律上沒有保障，萬一保羅負心拋棄她，吃虧的是雪音自己呀！那時，她要以什麼身份控告他？……

從這件事看來，我對保羅的為人又要重新估計，他絕不會是一個熱誠而有理智的青年，因為再過一年，雪音就滿廿一歲，達至法定年齡，如果他是誠意愛她，他應該有耐心等待雪音成年才正式與她結婚。

但，他竟先跟雪音同居了，沒有經過任何手續，也沒有註冊結婚……。

總之，我覺得他的愛情並不可靠，可能是我看小說太多，腦海已留印着那些不幸的受騙少女，薄情郎，以及種種愛情悲劇……。

老實說：我非常不贊同雪音跟保羅這種不正常的同居關係，可惜，我無權阻止，而且，生米已煮成熟飯，即使想勸阻也太遲了。

我唯有祝福他們，並願他倆的愛情永固。

(四)

上個月，雪音忽然由獅島回到了山城。

她約我去見她。

在她房間，我終於見到了她！

她消瘦了，紅潤的臉色變成蒼白，一臉的愁悵！我揣測她必定有不如意的心事？！

「怎麼了？妳——」我坐在她身邊，望着她憂鬱的臉，關切地問。

她苦笑地搖搖頭，低沉地說：

「我跟他分手了……」

「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怔住了。

「唉！有什麼好說呢？」她嘆了一聲，黯然地說：「祇怪我自己太傻了，我……我瞎了眼睛，我真後悔，但……」

「妳是說？——」我疑惑地望着她，終於說：「是保羅欺騙了妳？」

沉默了半晌，她彷彿很厭煩地說：

「我不知怎麼說才好？等我情緒好轉時，我再跟妳詳談吧！」

「妳打算回來居鑾住麼？」我岔開話題問道。

「唔！我不再踏上那個傷心的地方，不願再見那負情的人。我父親的病已復元，再過一兩個月，他便可以繼續回公司工作，我也想在這裡找份工做。」

「真的？」我高興地抓住她的手。「我們又可以常常在一塊了！」

於是，我們談到別的事情，我明白她此時的心情，也不再與她提起保羅。

至到今天，她來找我，剛好我正在寫稿，我們由寫作的題材談起，談到了少女失蹤的問題，以及少女們的愛情與夢想……。

忽然她對我說：

「如果妳有興趣，我告訴妳一個故事，作為妳寫作的題材，也給那些充滿幻想而又無知的少女作為借鏡。……」

於是，她躺在我床上，慢慢向我敘述她的故事——

（五）

當我第一天上酒吧工作，我便提醒自己：歡場中的男人是靠不住的，要小心。千萬別愛上他們，別相信他們的甜言蜜語！

所以，我當了數月的酒吧女郎，並不會陪酒客們出去玩過。我可以陪他們談笑，陪他們喝酒，陪他們跳舞，但絕不出酒吧間，酒吧以外的我是自由身，誰也勉強不了我。

那些酒客都了解我的脾氣，也很敬重我，還給我取了個綽號——「玉女皇后」。

儘管他們對我那樣愛戴，那樣捧場，我都不信任他們的許諾，他們的感情，為了生活，我不得不與他們週旋，與他們逢場作戲。

然而，我竟然相信了保羅。

我是在一個朋友的舞會中跟他邂逅的。

當時，我被他俊美的儀表，風趣的性格吸引住了！

我不能忘記我跟他跳第一支舞時，他那樣地向我注視，他的眼光令我感到迷惘。

「妳知道麼？妳是個非常可愛的女孩。」他用極柔美的聲音說。

「謝謝你，你經常這樣讚女孩子的麼？」我心裡暗喜，却故意這樣說。

「不，妳是第一個！」他叫起來，很認真的模樣。「她們根本不值得我讚。」

「我不信，你們男人最會說假話，討女人歡心！」我微笑地說：「像你這種有錢的花花公子，不知遇到多少美麗高貴的小姐。」

他看看我，似笑非笑地說：

「漂亮的當然有，但沒一個比得上妳，她們俗不可耐，沒有妳這樣好氣質，沒有妳吸引人！」

其實，這些讚美的話我聽多了，但由他口中說出，特別不同，我竟有些陶醉！

他輕輕地擁住我，又深深地審視着我，那眼光裏，像包藏了許多複雜的意思，我實在受不了他眼光中這樣特別強的壓力，我不由臉紅地低下了頭。

「妳這樣子更美，少女應該有一點害羞，才顯得純真，難怪我第一眼看妳，我便覺得妳與眾不同。」他擁緊了我，笑了。我發覺他的牙齒好白，好整齊。

我笑了，誰不喜歡人家讚美？何況對方是一個英俊吸引力很強的男人？

那晚上，我們談了好多話，真有相逢恨晚之慨！

散會後，他送我回家。

他有一架很漂亮的紅色跑車，坐上車廂，坐在他的身旁，我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樂和滿足。

他的神情更是愉快輕鬆，我發現他的側面更富男人氣概，那高挺的鼻樑，略帶倔強而有幾分嘲弄意味的唇，那黑亮的眸子像能看透人的心，怎樣的一個男人？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是上帝的安排麼？

「妳怎麼了？一句話也不說，老望着我幹什麼？」他

忽然說。

我吃了一驚，窘紅着臉，連忙坐直身體，假裝看着前方。

「我……我覺得你很像一個男明星！」

「誰？——」他有些自傲地笑了：「阿龍狄倫麼？好多人都這樣說，但，我覺得我像我自己。」

「你比他年輕，爽朗，他看來比較沉隱，尤其那對眼睛，帶着憂鬱！」我小聲說。

「我喜歡無拘無束，輕鬆的生活，我不知道什麼叫憂鬱？年輕人是應該儘情歡樂的，做人要隨便一點，凡事不要太認真！」他說。

「不認真？——」我驚異他的想法，他是那種吊兒郎當的男人？「包括對愛情麼？」

「不——我是說，生活要隨便一點，太認真就變呆板了，妳說是麼？」他忽然又變正經地說：「我還未遇到我的愛情，當然，對愛情應該絕對認真，妳相信我麼？」

他很自然地伸手過來握住我的手。

我週身一陣顫抖，被他握着的手軟弱無力，有些失措，有些沉醉，這不是夢吧？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如何相信？」我嬌羞地說。

「只要妳不反對，我們可以常常見面，」他側過頭，發亮的眼睛帶着柔情：「雪音，我們會做好朋友的！」

我想，我的臉一定因羞澀和興奮而發紅。

因為他忽然冒出了一句：「妳這樣子令人禁不住想吻妳——」

這時，剛好抵達家門。

我們依依不捨地告別。

我本不相信一見鍾情這件事，但遇到了保羅，我的情感不由引起了一陣漣漪，難道這就是愛麼？我不能解釋這種微妙的感覺。

從此，保羅常到酒吧找我，約我出去玩，他不嫌棄我是個酒吧女郎，相反的，他處處顯示對我特別關懷，愛護，使我在這舉目無親的異鄉，得到了從未有的溫暖！

漸漸地，我們雙雙墮入了情網！

保羅爽朗樂觀，和他在一起，生活充滿了歡樂！

從保羅柔情的眸子裏，我找到了希望，找到了歸宿。

常常，我們凝眸相視，我們默默無語！

在郊外，我們手牽着手，肩並着肩，我們互相低訴着對未來的夢想，對生活的希望！

我珍惜着與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時光，我多麼渴望歡樂的日子能變成永恆！

爲了愛我，爲了不願我再周旋於男人之間，她要求我辭去酒吧的工作，他說我不適合在那種場所工作，他告訴我：上酒吧的男人多數不是好東西，我在那里歎久了總有影響……。

我見他一片誠意，便接受了他的安排，他也答應爲我介紹一份好的職業。

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工作仍無着落，爲了打發白天那段寂寞的時光，我便去學習縫紉。因爲他白天要上班，無法來陪伴我。

有一次，他對我說：

「音，我愛妳，我不願妳再拋頭露臉，我們相愛了這麼久，妳不要再將我當外人，每個月我給妳兩百元寄回家，妳別再急着找工作了。」

「保羅，你對我太好了！」我感激地投入他懷裏流淚！

我感到我真是太幸福了，有一個如此英俊多情，且體貼入微的愛人！我還有什麼企求？還有什麼不滿足？

X X X X

有一天深夜，保羅突然來找我。

他一跨進我房間，便用一雙充滿紅絲的眼睛瞪着我，我楞住了，我嗅到了一陣由他嘴裏發出來的酒味，他喝了酒？

我忍不住問他：

「保羅，你幹麼喝那麼多的酒呵？」

他不响，後來，他驀地衝上前來緊擁着我，我驚慌地推開他。

「你喝醉了，保羅！」

「雪音，妳叫我怎麼辦呢？父親知道了我們的事，他不准我娶妳，但是，我怎能離開妳呢？……」他在我耳邊痛苦地輕聲說。

「那我們？……你會不理我麼？……」我的聲音有點顫抖了。

「不要怕，我一定要娶妳，但，我又不想損害妳，」他擁着我，愁苦地說：「父親說，如果我不放棄妳，他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那時，我什麼都完了，我會很窮，我會使妳受苦，我怎忍心……」

「不管你怎樣窮，我都愛你，我願跟隨着你，祇要是真心愛我……」我流着淚說。

「相信我，相信我，雪音，我是真誠愛妳的，而且是永遠，永遠的，妳不要離開我，不要不理我，我不能缺少

妳……」他輕聲地，低柔地在我耳邊喃喃地說。

「我不會離開你，爲了你，我願意忍受一切痛苦，我願意爲你犧牲，那怕是死……」哀傷使我的腦海一片混亂，我祇知道保羅爲了我受痛苦，我必須加倍愛他。我激動地說。

他擁得我更緊，我彷彿聽到他在我肩上低聲啜泣。他哭了？這樣一個樂觀，無憂無慮的大男孩竟爲了我而受折磨！？他愛得我多深？

呵！保羅，我這一生欠他太多，我真不知要如何報答他？除了向他奉獻我的一切……

我突然感覺到 he 抓緊了我手臂，跟着，他俯下頭吻我，吻得那麼熱烈，那麼瘋狂，我全無抗拒，他的氣力太大了，我根本無法動彈。

來吧！要來的總是會來！何況我們愛得那麼痴！那麼痛苦！

人生必須有愛，愛情的代價就是犧牲，我還猶豫什麼？我還害怕什麼？愛情已經降臨！

「雪音——」他痴迷地喊。

我立刻陷入昏眩中，我只感到他生命的熱力，已緩緩地傳入我體內，和我的生命溶合爲一體。

我再也抑制不住體內澎湃的渴望！我沉醉了！我不由自主地痙攣、顫抖……

澎湃的感情終於冲破了堤防，淹沒了我們倆……

如果說，這就是愛，那麼，愛是多麼多麼瘋狂！

當我睜開眼睛，四周已恢復了寧靜與安祥！風輕輕地吹，一些細細的雨絲從窗外飄進來！我看到了暖和的陽光！

昨晚，不是夢罷？

我看看身旁的保羅，他睡得多甜多可愛？嘴角彷彿還帶着歡樂的微笑！

我再也沒有後悔，再也沒有遺憾！

祇要能令他快樂，這點犧牲算得什麼？雖然那是少女最寶貴的，然而，爲了愛，我獻給他最珍貴的一切！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錯了？

然而，我已經陷得很深，很深……

X X X X

呵！有愛的日子充滿了歡樂！充滿了甜蜜！世界上，我祇屬於他，而他祇屬於我。

我滿足了！我笑了！我感到幸福無比。

有一次，我要求他跟我去註冊結婚。

「妳難道不能相信我？何況註冊只是一種形式，如果彼此之間缺乏真愛，註了冊又怎樣？還不是一樣要分開。」他說。

當時，我沒考慮到那許多，祇因爲我太愛他，太信任他了。

不久，我發覺我懷孕了，我又驚又喜！

當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他，滿以爲他一定很高興，因爲這是我們的愛情結晶呵！

然而，他的反應却令我太失望了！

「打掉它，雪音，妳不能有孩子——」他抓緊我的手臂，沉聲說。

「不——我不能，爲什麼要打掉他？他是我們的孩子，你不愛他？你……」我痛苦，軟弱無力地說。

「妳不明白，在目前，我們絕不能有孩子，孩子會拖

累我們，妳明白麼？雪音，妳別傻，要孩子幹什麼？我們還年輕，我們要即時行樂，不要爲孩子拖累……」他一句句地說，面目冷酷，我發覺我對他竟那麼陌生！

他就是保羅麼？就是我所深愛的保羅？如今，我竟感到他面目猙獰地，凌厲地瞪着我？我退後，我害怕地畏縮在一旁……

「不，我要保留他，他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

「雪音，孩子生下來怎麼辦？妳要冷靜想想……聽我的話，我帶妳去弄掉它，有了孩子，我們會很麻煩，妳懂麼？妳怎麼那樣幼稚？妳不想想我們的處境？父親絕不會承認那是他的孫，那孩子是有名份的，我們要他幹什麼？何必拿苦來受？……」

他又衝上來抓着我雙肩，大力搖撼着我，搖得我頭昏腦脹，搖得我眼淚直流……

噢！天呵！愛是這樣的麼？

愛是奉獻，愛是犧牲，爲什麼他？……

他太自私，他竟連自己的親生骨肉都不要，他說要享樂，他說什麼拖累？孩子會拖累他？他竟有這種想法，唉！我看錯了他，他根本不懂得愛，不了解我內心是如何重視這個未來的小生命，他竟殘酷地要我打掉他？……

算了，我何必告訴他？我要定了這個胎兒，那怕是要受很多苦！他不理，由他去吧！也許當孩子出世了，他會喜歡他？！

爲了這件事，我們之間開始有了齟齬……。

他變了，變得暴躁冷漠，常常無故跟我爭吵，我想：他的心情太壞了，我原諒他，我忍受着，祇要他不要叫我

打掉孩子，我什麼都可以忍受！……

然而，我發覺他對我愈來愈冷淡！

終於有一天，他來了！

他的神色木然，臉無表情！

他的熱情？他的爽朗呢？

又發生了什麼事？看他那表情一定有事，但我不開口，免又挨罵！這些日子來，他總不給我好臉色看，他對我厭倦了？他忘了我們的愛？我們的誓言？

彼此沉默了很久，我直望着他沉悶地抽煙，直到他將煙蒂丟棄。

「我想了許久，直到今天，我才發覺我們做着錯誤的事。……我以為我們會幸福，可是，要是我們仍在一起，彼此都得捱苦，因為……」他瞅我一眼，突然頓住。

「你？——說呀！」我知道我耽心，我懷疑的事終於來了！

他猶豫着，深吸了一口氣說：

「我曾向父親提起要跟你結婚，我說妳已有了身孕，但——他大發脾氣，他說他絕不會讓我們正式結婚，並且要我跟妳永遠脫離關係，否則，他決定登報跟我脫離關係，那時，我的名譽，我的地位，我的財產……一切都完蛋了，妳跟着我更受苦……。」

我驀地愣住了。極度的哀傷和忿怒使我流出眼淚，說不出話來。

「他還安排了我和表妹的婚事，就在下個月，我……我要如何反對呢？雖然我愛的是妳，但，雪音——」他靠近我，柔聲地說：「妳要體諒我，我不是有意要拋棄妳，唉，我……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妳知道，我是在父親

的公司做事，一切經濟來源全靠他支配，我不能……」

我阻止他再說下去，我再也承受不了，我明知道他又想用花言巧語來騙我，但，孩子不能沒有父親，我希望他能回心轉意，我唯有含着淚說：

「保羅，如果你還愛我，還有一點良心，你不能離開我，孩子絕不能沒有父親，我願意跟隨着你，我受得起一切苦難，祇求你別不理我，失去你……我，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你難道一點都不愛你的親骨肉？」我啜泣着。

「什麼親骨肉？我早就叫妳弄掉它，妳不肯，妳硬要保存它，現在好了，是妳自己害自己，我有什麼辦法？」他厭煩地推開我，大聲地說：「妳別再纏着我，趁早分手對彼此都好，妳還年輕，妳可以另找過一個比我更好，更適合妳的丈夫，我們何必勉強在一起呢？」

「我纏着你？當初若不是你花言巧語來騙我，我豈敢高攀？」我氣的發抖：「如今，你玩厭了，就想一脚把我踢開？你當我是什麼人？你以為我是那種朝秦暮楚的女人？你看錯人了，何況我已有了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嫁別人？你……你還是人麼？」

「誰知道妳這麼認真？妳根本給我惹麻煩，妳跟着我，我什麼都完了，妳知道麼？」他趨前來，大吼，額上青筋暴露，像要吃了我一樣：「我是父親遺產的承繼人，我會爲了妳而放棄這一切？妳這賤人，別做夢……」

「哦？——」我忽然明瞭了一切，我覺得自己的愚蠢，更看清了他的下流與卑鄙，我冷笑地說：「原來你是爲了自己，我還以為你真的怕我受苦，你這禽獸，你這騙子，你還有良心麼？」

他舉起手，我知道他要打我，我本能地躲開了！他暴怒地嚷着：

「妳罵吧！妳罵吧！我不要妳了，我是不要妳了……」

我感到一陣昏厥！彷彿世界末日到了……

他從口袋內取出了一張支票。

「看在過去的情份上，我不會虧待妳，這兩千塊給妳，妳要怎樣用就怎樣用，我們從此一刀兩斷。」他仍下支票，一陣風似地奔出房間。

一切都變了，往日的情愛，往日的歡樂，以及一切溫馨的美夢！

我感到我的精神麻木了，我忘了哭泣，也沒有挽留他。……

從此，他沒有再來找我。我打電話給他，他沒有接聽；我去找他，他不見我。

我的祈禱，我的希望，一切都往海底沉下越沉越深，祇留下無數的氣泡……

有一天，我在他下班的時間去等他。

不久，我看到他親熱地挽着一個女郎走出來，我喊住他，他一愕，但很快地，他裝作不認識我似的，拖着那女人走了。

我沒有追前去，我茫然地在路心走着，走着……汽車一輛一輛在我身邊擦過，我聽見汽車的號角聲，司機的叫罵聲……

突然，我聽到了一陣尖銳刺耳的煞車聲，我的身子在猛烈地震盪着，我狂叫一聲，我倒了下去。……

當我醒來時，我發覺是在醫院。孩子流產了。

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星期，我將一切想得很清楚，我感到很羞愧，我為什麼這樣愚昧幼稚？我為什麼要糟蹋自己？

唉！我付出的太多了，但我得到了什麼？一個美麗又可恨的夢！一顆破碎的心……

（六）

說到這里，楊雪音的神色慘淡憂憤，她沉重地嘆息說：

「唉！我深悔這些年來所耗費在愛情裏的時間，可惜，我已被他騙去了一切，我不再是從前純潔的雪音了……」

「不要這樣說，祇要以後對愛情慎重，妳仍會得到幸福。」我安慰她說：「不要追悔過去，那祇有徒增悲哀，妳應該將這一次的不幸當作一種教訓，重新尋找人生的樂趣，犯不着為那種負心的男人而折磨自己，這祇會傷害自己的身心！」

「我知道！」她抬頭望着我：「我覺得我對他的愛情，簡直是一種初戀的幻想，我沒有清楚地認識他，便盲目獻上自己的心與愛，當時，我已被愛冲昏了頭腦，將他想像得太美好了，如今……唉！」

我沒有再說什麼，她已經醒悟！

我只覺得像她這樣的不幸遭遇，正是年輕的少女的一面鏡子。

我寫下這篇文章，給少女們一個警惕！

但願天下的少女勿重蹈她的覆轍。

初稿于一九六五年五月

雲姑姑與我

(一)

這是一個沈悶的週末。

我躺在床上，內心充滿着愁悵和憂傷！

窗外，天色陰暗，濛濛細雨在微風中搖曳，視線所看到的景物都顯得格外的朦朧淒迷……

我的心愈來愈悵悶了，雲姑姑的影子不斷在我眼前擴大，擴大，盤旋，盤旋……

(二)

我第一次見到雲姑姑，是在六年前的一個下午。

那天，我放學回家，剛踏入大廳，就被一個陌生女人的背影所吸引住。——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肌膚潔白無瑕，修長的身材，是那麼均勻高雅。我呆立在一旁，深深地注視着他。

她全神貫注地仰望着壁上一張八寸大的照片，那是我去年拍的。

她是誰？怎麼我從未見過她？

正當我胡亂猜測時，她忽然回轉身來，她一眼看到了我，那對黑大明亮的眸子，頓時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我感到她的目光竟是那樣慈愛，溫柔！雖然她正楞楞地瞪着我。

我發覺她的咀唇顫動着，終於露出一絲微笑！那是深意而和藹的笑容。

我怯怯地回報她一個微笑！

「妳就是小微？」她走前來拉着我的手，她的聲音是那麼溫和動聽。

「是的，妳是？——」我的心湧上一團迷惑。

「哦，我是——」她收斂微笑，臉色顯得很不自然，但只一剎間，微笑又重展現在她咀邊。「我是妳表姑，妳叫我雲姑姑好了！」

「雲姑姑！」我喚她，對她充滿好感。

「乖，妳今年有十四歲了，對麼？」

「妳怎麼知道？」我好奇地問。

「當然知道，」她端詳着我：「是妳媽媽告訴我的。」

「……………」我被她看得有點羞澀。

「妳的頭髮好長，真美！」她撫弄着我束在腦後的馬尾。

「我留了兩年的，我喜歡長頭髮。」我微笑地告訴她。

「小微！妳回來了？」這時，媽從廚房走出來。

「媽！」我走近媽身邊，親熱地喚她，並挽着她手臂。

「她就是小微了！」媽向雲姑姑說。

「已經這麼大了！」她笑了一下。

「小微，今後妳要叫她雲姑姑！」媽對我說。「她將住在我們這兒，就和妳一起睡。」

「好呀！」我高興地拍起手。「我自己睡一張大床多寂寞，現在有雲姑姑作伴，真太好了！」

「快去換衣服，我們一起吃飯，我已準備好了！」媽說。

「好的，爸爸呢？要等他回來吃麼？」

「他回店裏去了，聽說有人找他談生意，我們不用等他了！」媽朝雲姑姑笑笑，兩人先踏入內廳。

午飯後，我們在客廳吃水果，閒談。

雲姑姑看來有三十多歲，但樣子並不老；我喜歡她那對深邃的黑眼睛，高挺的尖鼻子，咀唇紅紅薄薄，笑起來很好看，潔白的牙齒令人有一種親切感。

雲姑姑說，她的父母親尙居住在板城，年紀已六十多歲，有兩個哥哥，都已成家立業。

原來雲姑姑結過婚，不幸丈夫在三年前逝世，留下一筆可觀的財產，可惜她沒有子女，生活顯得寂寞孤單，所以，她將那邊一棟房子租給人家，隻身來到此地，準備在這兒購置另一幢房屋。

她說，居鑾是一個幽靜可愛的山城！

(三)

於是，雲姑姑就在我們家住下來。

她對我關心，無微不至，簡直比媽媽更疼愛我。每當我在做功課時，她總在我身邊看着我，給我指導。

想不到雲姑姑還是個大學生，不過，中途輟學了，我問她何以不繼續攻讀完大學？她含糊地支吾過去。

我想，她也許有難言的苦衷？便不敢追問下去。

她知道我喜歡看文藝書，每次上街總買幾本送給我，又替我添購不少漂亮的衫裙，我和媽曾勸她別破費，但她說：

「我又沒有子女，留這許多錢做什麼？」

我發覺她似有無限的隱憂，常常無端端地嘆氣，有時

獨自一個人坐着楞想，眉頭深鎖。

我很想分擔她的愁悵，但又不便探問。

也許是我的敏感？我希望她能夠快樂！

X

X

X

一年後，雲姑姑在離我家兩哩的近郊處買了一幢獨立式的洋房。

當一切佈置妥當，她便遷出我們家，她說不能長期在我們家住下去，她必須有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家庭。

經過這一年多的朝夕相處，我們已經發生深刻的感情，我真捨不得與她分離！

她說她也不願離開我，可是……

當她臨上車的時候，我忍不住流淚了！

「傻孩子，雲姑姑又不是一去不回來？妳哭什麼的？反而令雲姑姑不安！」媽安慰我。

「是的，小微，我們以後還可以常常見面的，別哭呵！」雲姑姑擁着我，拍着我的肩。「我們離得這麼近，妳可以常常去找我玩，我也會來看妳，妳要用功讀書，知道麼？」

「我知道的！」我含淚點點頭：「雲姑姑，妳真的要常常來看我呀！」

自從雲姑姑搬走之後，我開始有一種寂寞的感覺。

每天晚上，我總會想念着雲姑姑。

以往在臨睡前，雲姑姑總講一個故事給我聽，或講一些有趣的事。」如今她不在了，整個臥房變得空虛起來。

雲姑姑的新居很美。四周圍着矮牆，屋前兩旁各栽一棵聖誕樹，屋子的右旁有一塊花園，種着幾株玫瑰花和一系列列的胡姬花；左邊是一個車房。

屋內佈置得很清雅，桂紅色的地氈，純白的傢俬，很悅目，有一種藝術家的味道。

兩旁的落地長窗垂着薄薄的橙色窗簾，風兒吹來，隨風飄曳；陽光透過薄紗，洒滿大廳。一看而知女主人不是平凡的人。

雲姑姑爲了獨自一個人居住太寂寞，經父親的介紹，她便將其中一間房租給一位英校女教師，同時還僱請了一位女傭人。

我很喜歡這種幽美的環境，所以，每逢週末，我便騎着單車到來，有時還住一夜才返家；每次，她總吩咐傭人弄幾樣我喜歡吃的菜等我到來，她對我的愛比誰都深厚！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四)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雲姑姑到我們家來。

她買了許多東西送給我們——她買給弟弟一套玩具，買給我幾本巴金的著作。

今天，爸剛好沒有出去。

我坐在雲姑姑身旁，聽着他們談話。

「惠雲，你的生活過得怎樣？我看妳好像瘦了一點。」父親望着她，關懷地說。

「哦？——」雲姑姑笑着撫着臉頰。「我自己倒不覺得，精神也很好！」

我仔細凝視她，果然比過去瘦了一點，也許是時常跟她見面，若非父親提起，我還覺察不出來。

「嗯——」父親吸了一口煙，沉吟一下說：「我看妳不如去收養一個孩子，這樣生活就不會太寂寞了！」

「收養一個孩子？——」她有些愕然地望着父親。

「是呀！這不是很好麼？妳也喜歡小孩子，他可以伴
着妳，妳也不會孤單了！」我附和着說。想起她獨自一個人，真太寂寞了！

「我有一個朋友，他妻子剛去世不久，留下七個年幼
的孩子，而且，他的環境不好，孩子實在不能沒有人照顧
，所以，他準備將兩個幼小的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如果妳
有意的話，不妨領一個回來養，我可以代妳去說……」

「謝謝你，你太關懷我了！」她垂下頭，像在沉思。
「目前，我還沒有這個打算……」

那天，她吃過晚飯便向我們告辭。

我彷彿感到她的神色不大好，爲什麼？她一定有心事
，是什麼令她這樣憂郁呢？

她是孤單的。像她這樣慈愛的人，應該是快樂的，要
如何才能令她快樂呢？

爲了準備年終考試，我差不多一個月沒去找雲姑姑了

！

今天放學後，我急不及待地趕着去見她。

沒想僅隔一個月，雲姑姑消瘦了，她顯得很憔悴頹喪
，雙眼已失去往日那煥發的光彩，我耽心而又關懷地問她
：

「雲姑姑，妳瘦了很多，精神看來很差，妳沒什麼吧
？」

「我沒什麼？」她苦笑了一下：「我不過病了幾天，
我的身體愈來愈沒用了！」

「唉呀！病了也不告訴我一聲，妳可以叫亞珍打電話
給我，好讓我來看看妳嘛！」

「妳有心了！」她展露一絲微笑：「我知道妳要考試，要準備功課，我不想令妳耽心呀！」

「現在全好了麼？什麼病？妳自己千萬要保重呵！」我拉着她修長的手，問。

「我早已復元了！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病，」她笑了：「祇要見着妳，我什麼病都沒有，妳比任何醫生都靈！」

她哈哈地笑，像沒有了愁郁！

「呵！雲姑姑！」

我忍不住伏在她肩上，用雙臂摟着她的頸項，親熱地喚她，愉快地笑！

那個漫長的假期，我徵得父母的同意，搬去和雲姑姑一塊住，我要和她同渡過這個假期。我要她快樂起來！

她很高興地駕車帶我到附近的市鎮玩。

我們到蕨坡吃蚵子煎，到馬六甲看古堡，到芙蓉逛公園，到波德申海灘拾貝殼……………

這真是一個多姿多彩的愉快假期呵！

(五)

在我十八歲誕辰的那一天，雲姑姑在她的洋樓內，爲我舉行一個小小的生日茶會。

我邀請了班上要好的同學，再加上爸媽和弟弟，使到整個客廳變成熱鬧無比！

我的生日禮物好多，除了同學送的小小紀念品外，還有爸送的一對「派克」鋼筆；媽親手縫製的一襲漂亮衫裙；雲姑姑送的是一條白金十字項鍊（她是天主教徒），還有特爲我訂購的一個大大的生日蛋糕。

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難忘的一夜！

晚會結束後，爸和媽帶着弟弟一起返家，我則被雲姑姑挽留下來。

當夜，她顯得格外開心，在睡覺時，她把我摟住，用最慈愛，最溫柔的聲音對我說：

「小薇，呵！妳知道我是多麼快樂！現在，我們又是那麼接近，我應該感謝表嫂，她知道我寂寞，她讓妳和我在一起！」

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我在她懷裡微笑！

她用手輕輕撫弄我的頭髮，繼續說：「將來我要送妳去唸大學，我沒有其他子女，我的錢是應該用在妳身上的，告訴我，小薇，妳喜歡麼？」

「我喜歡，我很感謝妳待我那麼好，又那麼愛我！」我感動得想哭！

「別這麼說，反正我們是一——」她頓住了，但很快又說：「我是妳的姑姑，我當然愛妳啦！何況妳又那麼聰明可愛。」

我移動着身體，將臉對正她的臉，她在微笑，可是，我發覺她眼眶裏閃着淚光，我心中不由一怔。

「雲姑姑，妳……………妳怎麼流淚？」

「哦！沒有，沒有！……………」她急急別過臉去，伸手扭熄床頭的燈。

「夜了！我們睡吧！」她忽然輕輕說。

我實在不明白她有什麼心事？是懷念她的丈夫？她從來就不曾提過她的丈夫。那是哀嘆自己沒有子女？……………

(六)

去年尾，我趁着假期，與同學秀萍一塊到馬六甲渡假。

我們住在秀萍叔父的家。

那是一幢靠海的別墅，環境非常幽美，我們在那裡一直逗留了三個多星期。

秀萍的堂哥是一個熱誠爽朗的青年，他帶我們遊遍了古城每一個角落，還帶我們到首都吉隆坡，那真是一個熱鬧的大城市，名勝很多，令我們目不暇給，樂而忘返！

當我帶着一顆愉快的心回到家裏，一件令我震驚的事發生了，掃除了我心中的歡樂！

我整個人傻楞着。——

「雲姑姑得了重病，已送進新山中央醫院留醫。……」媽難過地告訴我。

「爲什麼？媽，爲什麼要送去新山？這兒不是也有醫院麼？……」我傷心地抓緊媽媽的手。

「據醫生說，雲姑姑要施手術，才能確定病情，也許她內臟有問題，妳不要耽心，雲姑姑一定會好的。」

「她病了多久？妳有去看她麼？」

「妳去馬六甲的第二個星期，唉！我也不知她得了什麼病？」媽黯然地說：「我和妳爸曾去看過她兩次，她的病並無多大變化，精神還好！」

我知道爸整天忙着做生意，媽又要照顧弟弟和料理家務，是不可能常常去看她的。

這個不幸的消息，使我原本歡樂的心已填滿了悵悶，惆悵！

媽見我頓時變得鬱鬱不樂，便不斷安慰我，我禁不住

撲在媽的肩膊哭起來！

「媽，我要去看看雲姑姑，不然過幾天我就要開學了！」我向媽要求着。

「好，今晚和妳爸說，叫他帶妳去。」

晚上，爸從店裡回來，我走到他面前。

「爸，明天陪我到新山，我要去看看雲姑姑……」

「我店裡忙，那有空去？等禮拜天罷！」爸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說。

「爸——我急着要見她！」我期待地望着他，但他疲倦地靠在沙發，點燃着一根煙。

我含着淚，哽咽地跑進廚房。

「媽，媽！爸不肯，他要等星期天才去，我怎能等那麼久？我心急呀！」我掉下一顆眼淚，感情何其脆弱？……

媽同情地拉起我的手，我們走進客廳。

這時，爸正攤閱報紙。

「你就帶她去吧！她此刻多心焦？別整天只顧做生意，你知道她和惠雲是——」

「妳？——」爸驀地抬起頭。

媽嘆息地搖搖頭，我偎在她身邊。

「好吧！我明天就帶妳去看看她，」爸考慮了一會，又凝視了媽一眼：「小薇，妳也用不着耽心，雲姑姑的病不會有危險的！」

我默默地以感激的眼光望着媽媽。

我知道媽媽向來是最疼愛我的，她怎忍心看着我難過不安！

「媽！謝謝妳」我輕輕地說。

(七)

第二天下午，我們父女終於抵達新山中央醫院。
我們來到頭號病房。我見着了分別快一個月的雲姑姑

。她斜靠在床頭，臉色蒼白，兩眼無神！

我趨上前去，內心有一種不可壓制的激動，我的淚奪眶而出。

「雲姑姑——」

她瘦了，深邃的眼睛含滿了愁悵。唯有她的聲音依然是那樣慈愛動聽！

「我知道妳會來的，小微，妳走近來，坐在這裏，讓我仔細看看妳！」

我坐在她床沿，讓她握着我的手。

「妳怎麼會病的？醫生說是什麼病？」我焦慮地問。

她看着我，又將視線投向父親，對他笑了一下，重又凝視着我。

「我沒什麼，妳不用耽心，我的病要待施手術才可決定，我想，不會有什麼事的！」

「妳一個人會感到孤單麼？這裏很靜呀！」我說。

「對了，要不要叫亞珍來這裏陪妳？」父親在床邊的椅子坐下來。（亞珍就是雲姑姑僱請的女傭人。）

「不必了，這兒的護士對我很好，她們服侍病人很周到，叫亞珍來太麻煩了！」

「妳什麼時候動手術？我快開學了，恐怕不能來看妳！」

「醫生說下星期三，妳不用來，我相信不要緊的」。雲姑姑露出一絲淺笑，但我覺察出她的笑裏含着苦澀。

這時候，進來一位年青的女護士。

「對不起，我要替她打針。」她對我們微笑地說。

我站起來，退向一旁。

打過針，護士小姐出去了！

「我打針打得怕了！」雲姑姑苦笑一下。「我真希望能快點出院，每天打針吃藥也不見好！唉！……………」

「我也希望妳早日痊癒，」我重坐到她身旁。「等妳施手術那天，我叫媽媽來看妳。」

她抓住我的手。「妳媽很忙，別麻煩她，妳也別掛心！」

「不，我急着要知道妳的病情呀！」我說。

她臉上浮出笑意：「小薇！」

「這孩子對妳倒是孝心一片！」爸有所感觸地說。我看他們相視一笑，我也笑了！

臨走時，我和父親安慰她，勸她安心養病。她點點頭，最後對我說：

「妳要好好讀書，千萬別掛慮着我的病，別爲了我而影響到妳的情緒呀！……………」

我向她揮揮手，依依不捨地走出病房。

（八）

雲姑姑施手術的那天下午，媽前往醫院看她。

我放學回來後，心裏惴惴不安，我默默在心裏祈禱，願雲姑姑平安無事！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大約是七時左右，媽始回來。

「媽，雲姑姑怎樣了？沒危險吧？」我急急向她詢問。

媽瞥我一眼，無言地靠在沙發椅上，我看她神色沮喪，內心泛起不祥的預兆！

「媽！雲姑姑她——」我禁不住又問一句。

「小薇！妳過來——」媽憐愛地喚我。

我惶恐地走前去，緩慢地坐在她身邊。

「妳不用太緊張，雲姑姑施手術的過程很順利，醫生說不要緊，只要安心靜養一個時期就會復元，妳放心吧！」媽輕輕用手拍着我的手背。可是，我似乎感到她的聲音哽咽着。

「是真的麼？妳不是騙我的？——」我懷疑地望着她。

「媽怎會騙妳呢？雲姑姑叫妳安心讀書，等她出院！」媽站了起來，似不願再談下去。「我要去沖個涼，妳做好功課早點睡吧！」

如果她真的平安無事，那就好了！我在心裡求神保佑她！

可是，媽的神色有點不對，該不會有什麼事瞞着我吧？

我盼望着星期天快點到來，好讓我到新山探望我的雲姑姑！

在等待中，日子彷彿過得特別慢，我真恨不能立刻飛到她身邊，向她訴說我的思念！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本來，媽是不放心讓我獨自出門的，但星期天剛好是舅舅成親之喜，媽不能不去。

她一再叮嚀我路途上要小心，又叫我早去早歸，別讓她懸掛！

我已經長大了，難道還不會照顧自己麼？

在媽眼中，我始終像個長不大的孩子！

(九)

下了火車，我搭德士到中央醫院。

踏進白色的醫院走廊，四周是那麼靜，祇有幾個白衣護士抓着針藥在走廊上來往。

我向護士小姐禮貌地詢問。

她在病人的登記簿上檢查後，便微笑地對我說：「妳是她的女兒麼？長得好相像！」

「不，她是我表姑！」我答。

「哦？那麼，請跟我來！」

我們走過另一道走廊，轉一個彎，她在一間白色的病房前停住。

「就是這間。」她替我輕輕打開房門。「妳進去吧！」

踏進房間，我立即聞到一陣令人心怯的藥味。

我慢慢走進靠窗的一張白色病床，我看到雲姑姑躺在床上身。

床頭邊的鐵柱吊着皮管，上面是鹽水瓶，皮管的末端的尖針緊插在她的手臂上。

這時，雲姑姑的臉側向一邊，眼睛正望着窗外。

「雲姑姑——」我奔過去。

「呵！小微，小微！妳真的來了麼？我等得妳好苦呵

！」她激動地叫我的名字，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

望着她青白的臉掛着淚珠，我的心一陣抽搐，我哀傷地低下頭，淚淌在我的面頰旁。

她用手托起我的臉，我看到她傷感的微笑。

「小薇！妳不要哭呵！我不是沒事了麼？」她輕聲說：「妳怎一個人來？妳媽媽呢？」

「今天是二舅結婚的日子，媽去幫忙。妳到底有什麼病？爲什麼這樣久還不能出院？我好惦念妳呵！雲姑姑——」

她默默向我注視，半晌她說：

「我……我還須療養一個時期，暫時不能出院。……小薇，我每天都在想妳，希望妳來看我，我有很多話要告訴妳，我……」

「妳說吧！雲姑姑！」我疑惑地期待着。

她要告訴我什麼呢？看她欲言還休。

她凝視我久久，然後將眸子移向天花板，似乎陷入回憶中……

許久，她終於用低沉的聲音，向我說出了她隱藏着的往事：——

(十)

魏惠雲出生於上海，家庭富裕。她的父親——魏國忠是當地頗有聲望的企業家。

在魏惠雲十八歲那年，魏國忠偕同太太帶長子——魏浩傑前往馬來亞經商。祇留下次子魏浩天與魏惠雲在上海繼續求學。

在臨去前，魏國忠要求鄉下的妹妹舉家遷來城裏居住

，以便帮他料理房屋和照顧他兩兄妹。反正魏家那棟房子好大，多些人住也比較熱鬧。

魏素音早年喪夫，遺下一對子女。這些年來，多虧魏國忠的照顧和幫助，如今，既然他有要求，她當然義不容辭。

她兩個子女，趙思塵和趙思英也很聰穎孝順，從不敢忤逆母親的意思。

於是，魏趙兩家就這樣生活在一起。

他們四個表兄妹同在一間學校裏求學，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歡樂，相處得非常愉快。

有一次，趙思塵介紹了一位青年給魏惠雲相識。

莊荻南是一個勤學的熱誠青年，由於他和魏惠雲一樣熱愛文學，彼此有相逢恨晚之慨！

於是，他們經常來往，時間促進了他們的瞭解，也培養了一份深刻的感情。

終於，這一對志同道合的青年成為形影不離的戀人了！

當他們唸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趙思塵跟一位美麗賢淑的女同學結婚了。

當晚，大伙兒都高興極了，婚禮雖然簡單，但很隆重。魏家的大客廳就是現成的禮堂，一對新人在那兒完成婚禮，結為夫婦！

「大家不要客氣，我代表趙大哥向各位謝謝，並請各位多飲幾杯。」莊荻南英偉地站在那兒，宏亮的男性調子充滿熱情。「來，大家飲勝，為我們的新郎新娘乾杯！」

大伙兒拍手歡笑，於是，熱情的年青朋友，乾了一杯又一杯，漸漸地，已有幾分醉意。

「喂！莊荻南，你和魏惠雲什麼時候也請我們喝一杯呀？」不知誰喊叫起來。

靜坐一旁的魏惠雲頓時紅霞飛佈，嬌羞無比，給弄得有點不知所措。

倒是爽朗大方的莊荻南，他帶着幾分醉意，竟毫不猶豫地對大家說：

「我愛惠雲，惠雲愛我，這已不是秘密，何況愛情是神聖偉大的，你們說是麼？」

大家一片嘩然，又是叫好，又是拍手。

「當然，我們遲早會結婚，但必須等我大學畢業之後，你們耐心地等吧！」莊荻南說得高興，又向他們乾了一杯。

「荻南，別再喝了，你已經醉了！」魏惠雲跑近他身邊，悄聲地勸阻他。

「不，我今晚太高興了，不醉不歸！」他趁勢想吻一下魏惠雲，她怕大伙們取笑，乖巧地溜跑了！

等到酒席散後，莊荻南已經醉倒，大說酒話，搖搖欲墮了！

沒辦法，魏惠雲只好携扶他到客房休息。

當她服侍好他就臥，準備退出房門時。

「惠雲，妳別走呵！誰說我醉呢？來，來陪我談談！」莊荻南拉着她，硬要她坐在床沿。

看他那醉態，她又惱又愛，順服地依從他。

於是，多少的情話，多少的相思，都化爲熱烈的擁抱，化爲纏綿的愛吻……………

氾濫的感情如缺堤的海水，很快便淹沒了他們的理智。
。……………

當他們從縹緲的世界回到現實中，他們清醒了！深深的悔湧上心頭！

「惠雲，都怪我喝了太多酒，變得糊里糊塗得，否則，我……」他有些歉疚，儘管他深愛她，但却從未想過在婚前佔有她。她是那麼純潔賢靜，他不該侵犯她。是侵犯？是吧？

她在懊悔中帶着幾分嬌羞，不曉得該說些什麼？責怪他麼？不，她深愛他，她相信他是一時衝動，一時的糊塗，豈能怪他？

他們相愛了那麼多年，難道還不了解他？還不相信他？

想起昨晚的纏綿，她又害羞又沉醉……

「我會永遠愛妳的，祇要妳不嫌怪我，我們一畢業便結婚，妳說好麼？」莊荻南又在她耳邊輕語。

她無言，却靠得他更緊！

空氣中彌漫着甜蜜與溫馨！

X

X

X

三個月後。一件預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一一

莊荻南遭到嚴重車禍，在醫院中不治身亡。

接到這個不幸的消息，魏惠雲悲哀過度，暈倒過去！

經醫生檢驗，證明她確實懷了孩子。

她羞愧，她徬徨！傷心欲絕！

她了解自己的處境，她怎能做一個未出嫁的媽媽？何況她父親是當地有名譽地位的人，她豈能敗壞家聲？若讓父親知道，怎會饒了她？

每天，她跑到莊荻南墓前痛哭！她不知該怎樣處置腹中塊肉？

不久，聰慧的表嫂知道這個秘密，給她同情和安慰！並安排她住在鄉下，以等待小生命的降臨。……

數月後，魏惠雲產下一女嬰，長得美麗可愛，大家都很愛她。

這件事，除了她們一家人外，其他人都給瞞住，以為她真的到鄉下療養！

爲了紀念死去的愛人，魏惠雲將這個不幸的女兒取名小南。

兩年後，魏國忠從馬來亞來信，催促魏浩天與魏惠雲兄妹即刻南來，由於魏老太太體弱多病，朝夕惦念留在家鄉的子女！

爲了這個問題，魏惠雲陷於困擾中，她既不能離開小南，也不能帶小南同往，否則，秘密就拆穿了，那時，魏國忠準會大發雷霆，後果不堪想像！

然而，她又不能違反父親的命令，在苦無良策之下，她只好將小南交由表兄趙思塵夫婦代爲撫養，她知道他們非常喜歡小南，必會當她像親生女兒一般！

含着淚，忍着憂傷！骨肉分離！

不久，在父母之命的情況下，魏惠雲終於下嫁給當地一名殷商。婚後，夫婦感情頗爲恩愛，丈夫對她更是愛惜，無奈她念念不忘已故的情人，與留在家鄉的女兒。

一年以後，接獲上海姑媽逝世的消息。跟着，趙思塵夫婦也帶着女兒前來馬來亞。

當時的小南已經四歲，長得活潑可愛，聰明伶俐，魏惠雲真是感到悲喜交集！然而，母女相見，不能相認。

因爲趙思塵夫婦結婚多年，也沒有生下一男半女，對小南非常疼愛，而且她的丈夫與父母都不知道小南是她的

親生女兒。

爲了這件事，魏惠雲非常痛苦與矛盾，她更對死去的莊荻南感到深深的愧疚！……………

初時，魏惠雲的大哥魏浩傑與趙思塵合夥經商，後來，趙思塵得到魏國忠的贊助，獨自跑到南馬另創事業，經過一番奮鬥，他的事業蒸蒸日上，於是，便舉家搬到居鑾定居下來。

雖然說枋城與居鑾之間相隔僅四百多哩，且交通方便，然而路途畢竟太遙遠了，所以，自從分別後，除了趙思塵爲了業務上的關係，時常北上枋城，她母女倆再也沒有見過面。

轉瞬間，他們一別就是十多年。

至到近年來魏惠雲的丈夫病逝，爲了想多接近女兒，她離開了枋城南下居鑾，他們母女才重逢！……………

（十一）

說到這裏，雲姑姑已是熱淚盈眶了……………

看到她滿臉淚痕和哀痛的表情，我忍不住喚她：

「雲姑姑——」

她伸出手，拉我更靠近她，我發覺她的手在顫抖。她哽咽着：

「小薇！我……………」

這時，我腦海掠過一些問題：小南是誰？如今在那兒？她所說的表兄嫂又是誰？她不是叫媽媽表嫂麼？莫非？

……………

我懷疑地問：「雲姑姑，妳所說的表嫂是不是我媽媽？」

她用淚眼瞟了我一下，默默地摟緊我。

「我不是說，我只有一個表兄麼？」

「那麼，小南是誰？妳說妳將她送給表兄嫂撫養，那小南就是爸和媽的女兒了，那小南？……我……」

「是的，小微，妳就是小南——我的女兒，我朝思暮想的孩子……」她激動地哭了！

「這是真的？……」我情緒紊亂，眼淚在眼眶中游泳。

「唉！我的小南？……」她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又叫我小微？爲什麼你們要瞞着我？……」我悲傷地抽咽着。

「那是表兄替妳改的，小南只是我取的小名，」她用手撫着我底頭髮。「表嫂始終那麼疼愛妳，我很安慰，妳應該當她是妳的親媽媽，以後仍叫我雲姑姑，答應我，小微！」

「呵！雲姑姑——」我埋頭在她胸前啜泣。

「別哭呵！小微！妳別哭……」她柔聲說：「如今，我們不是團聚了麼？」

我慢慢抑制難過的情緒，然後抬頭對她說：「我希望妳出院後能與我們住在一起，我不讓妳再離開我，好麼？雲姑姑！」

「好，好，我……」她又流淚了，但咀角却泛起一絲微笑！

我們互相凝視着，彼此默默無言。

直到護士小姐推門進來。

「妳可以回去了，別打擾病人太久，她應該多些時間休息！」

「哦！對不起，我們談得忘了！」我說。隨即站了起來向雲姑姑道別：「我來很久了，我該走了，妳好好休養吧！下星期我和媽媽來看妳！」

「下星期？——」她難過地望着我：「我希望還能見到妳？」

「妳一定會好的，別想太多，我……………」我的淚又淌出來。

「小薇！妳……………妳願意叫我一聲……………媽媽？……………」

「噢！媽——」我激動地撲上前去，擁着她，親熱地喚她：「媽媽……………」

終於，我離開她懷抱，帶着惆悵的心走出醫院。

(十二)

回到家裡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我將一切告訴媽媽，她慈愛地摟着我，說：「小薇，也許媽太自私了，爲了怕妳知道真相後會回到雲姑姑身邊，所以，我一直瞞着妳，妳會怪我麼？」

我感激地說：「我知道，我也愛妳，妳是我最好的媽媽，只是……………」我猶豫了一會說：「雲姑姑太可憐，太孤單了，我希望她以後能搬來與我們一起住，妳說好麼？」

「祇要令妳快樂，媽什麼都依妳！」

「謝謝妳，媽！我一輩子都愛妳，都感激妳！」媽的愛深深感動我！

X

X

X

匆匆又到了星期日，正當我們準備啓程去新山探訪雲姑姑時，中央醫院打來一個電話，報告雲姑姑不幸已於早晨八時左右逝世！

聽到這個消息，我整個人暈倒在媽媽懷裡。

當我醒來時，媽在我床邊啜泣！

「媽，妳不是說她會好的？為什麼她竟死了？為什麼？……………」我的淚如泉水般滾出來。

「唉！小薇，雲姑姑是得了肝癌，這是絕症，我們以為施手術能延長她的生命，誰知道她死得太淒慘了！」

媽流淚地將我緊緊摟着。

「雲姑姑，雲姑姑呵！……………」

我傷心地哀哭着！……………」

稿于一九六四年七月

重修于一九七五年十月

走在陽光下

(一)

兩年前，我高中畢業了！

我的家境並不富裕，我知道沒有升大學的機會；況且，父親向來反對女孩子唸太多書，像一般古老的父母一樣，他說：

「女子無才便是德，唸太多書有什麼用？將來還不是要嫁人養孩子？……………」

幸好我有一個深明大義的母親，她也好疼我，她說我是兄弟姐妹中最聰明伶俐的一個，所以，她無論如何都要供我唸完高中，替兩個姐姐爭一口氣，因為她們成績不佳，只唸幾年便被父親下令停學。唯有我成績總名列前茅，父親無可奈何，說是我的「造化」。

其實，盡管父親重男輕女，却有點偏愛我。

聽母親說，姐姐她們，父親從小不會抱過，而我學走路不久，父親便時常抱我上街喝茶。我開始入學時，父親又每天用腳車載我上學，接我回家；至到我唸三年級，他認為我已懂得照顧自己，才放心讓大哥帶我一起上學！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兩個弟弟。

不過，家中以我唸書最多。

因為大哥不喜歡唸書，小學畢業後便跑去伯父的傢俬店當學徒，爸媽也沒他辦法。

大哥從小便喜歡工藝，在學校時，他的手工藝常常得獎，還做了不少的玩具，裝飾品之類的小巧木器擺在家裡，父親覺得他書不會唸，對這方面倒有特長，不如讓他在

這方面發展，學到一技之長，將來也不愁沒有出路！

果然，大哥在伯父處學不到一年，手藝已相當熟練，伯父常讚他聰明能幹，爸媽更引以為榮！

我常常覺得：大姐最不幸！年紀輕輕便嫁人，浪費了少女的青春年華！

她十八歲那年，父親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將她給嫁了！她生性懦弱，對父母孝順，一句怨言也沒有便接受了父母為她安排的婚姻。當時，我才十四五歲，但也替她難過，在她出嫁那天，大家喜氣洋洋，我却抱着她在房裡痛哭，後來被媒人婆拉開，她說新娘子哭腫了雙眼不好看，趕忙又替姐姐補脂抹粉；然而，姐姐依然泪眼汪汪，不知是不捨得離開家？還是感嘆自己的身世？

論外表，大姐丈倒生來不錯，五官端正，高度適中，不過比大姐長了十歲，顯得老氣橫秋，滿臉嚴肅，一看就知道是個不苟言笑的老實人。聽說他很勤勞，每天天未亮就騎腳車到五六英里的膠園割膠，又不抽煙，不喝酒，標準的「好仔」。

大姐嫁去五年了，添了個小寶寶。看她每次回來都好愉快，我很安心，像她這麼年輕，若婚姻生活不好，將來怎渡過那漫長的一生？

聽說大姐丈很會體貼妻子，可惜有個好厲害的家婆，由於大姐不會割膠，在家要養好多家禽，從早忙到晚。幸好大姐吃得起苦，做事敏捷，否則，不累死才怪！

二姐比我長二歲，我覺得她除了相貌差一點，人頂和善溫順。但大家都說她「傻氣」。

也許她天資不好，做事笨手笨腳，却好勤勞，天未亮便爬起來做家務。

她很羨慕我讀這麼多書，說我可以當「老師」，可以出外做事；尤其當我看厚厚的小說，埋首寫稿時，她更無限敬慕，簡直將我當「女秀才」看待。使我好慚愧！

所以，我常常教她看一些淺白的文藝書，教她識字，可惜她記憶力很差，往往教過的生字，過幾天又忘了！

每一次我看她好忙，要幫她分擔一些家務，她總是阻止我，她說：

「小妹，妳讀那麼多書，不要做這些工，手會做粗的，妳去看書寫字吧！」

「妳能做，為什麼我不能？手粗有什麼關係？」又不是要做千金小姐！」我不依地說。

「我怎麼同？我不識字，只好做這些工，爸不是常罵我笨嗎？我什麼都不會，連做衣都學不好！」她低低地說，又對我笑笑。

老實說，我一點都不嫌她又醜又笨。相反的我同情，喜歡她！我覺得上天未免太不公平，沒賜她一個靈活的頭腦，也該賜她一張漂亮的臉孔，使她給人留一個好印象。

在這個以貌相人的社會，二姐這張一一細眼、塌鼻、厚嘴唇的臉孔，是很難給人留下好感的，連爸媽都不喜歡她，何況不了解她的外人？

但，我却不曾聽她埋怨過，哀嘆過！也許，她認命了吧？

整天，她默默工作，靜靜生活！即使被爸媽罵，也不發一言。只有跟我在一起，她才談幾句，或叫我將書中的故事講給她聽。

我最討厭兩個頑皮的弟弟，他們時常欺負二姐，喊她一一「傻婆」！稍不如意，便拿她發脾氣，可憐二姐，逆

來順受，不敢反抗。倒是我常看不過眼，抓他們來打，才不怕他們向父親告狀，頂多挨罵幾句，我說不能讓他們小小年紀，目中無人！

其實，父母親這樣寵他們，根本是害了他們，別看他們才十幾歲，鬼靈精怪，好的沒學到，壞的倒學了一大套。他們從不關心唸書，一放學便溜去玩。家裡沒有電視機，他們便跑到老遠的同學家去看，我告訴媽媽許多次，不能讓他們這樣野，如今不聽管教，長大了怎麼辦？

她總是搖搖頭說：

「小孩子都是這樣頑皮，等他們大了會變好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這樣寵他們？他們對爸爸還怕一點，爸爸應該管教管教，不聽話，打他一頓，以免越學越壞！」我生氣地說。

「唉！妳爸爸一早就做工，回來已經夜了，那還有時間管教？他們已經大了，要聽就聽，不聽算了，妳發那麼大脾氣幹麼？」媽無可奈何地嘆息着。

我最討厭媽媽這樣說，好像人生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根本不用教育？不用管教？媽這個人就是這樣，對什麼漠不關心，只要孩子們平平安安就好了！其他的，任他自由發展？

說起來，除了父親，弟弟們倒有點怕我，我說什麼？他們不敢頂撞，可惜，我的教誨好像起不了什麼作用，他們依然那樣不聽話。

如果大哥能時常在家就好了！他們最喜歡大哥，我相信大哥可以幫助他們改善過來。

但，大哥住在伯父家，爲了路途遙遠，每月僅回來一兩次。

有一次，大哥回來了！我找個機會將家裡情況告訴他。他聽後說：

「小妹，我知道妳是個有思想的女孩，妳從小就在這兒長大，妳會明白我們四周是怎樣的環境，這也難怪弟弟他們越來越野，妳看這邊的人，有幾個是好好讀書的？」

不錯，我們這一帶住的是貧苦人家，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天爲了生活而勞勞碌碌，祇要子女能吃得飽，穿得暖，沒有病痛就夠了，根本不管也無暇關注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更別說嚴加管教了！他們送孩子們進學校，就認爲學校會幫他們教育孩子。所以，若孩子變壞了，他們便將罪狀歸咎學校，從不自我檢討！其實，孩子們在校的時間短，做父母的，應該多關注孩子，給予他們良好的家庭教育，引導他們走入正途！

想起我們這一個地區，不少失學的少年，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學會了抽煙、賭錢、偷竊……我不能不耽心兩個無知的弟弟了。他們與那班人接觸久了，難免也會染上這種種壞習慣！然而，生活在如此環境，有什麼辦法呢？

大哥見我無言，又接着說：

「媽媽沒受教育，不懂道理，爸爸專橫固執，二妹頭腦不好，我又不能常在家，一切只好靠妳了！希望妳盡力教導他們，不要隨便對他們發脾氣，應該好好規勸，知道麼？」

我點點頭。

「你放心，我會想辦法教好他們的。」

「妳畢業了，打算做什麼？」大哥關心地問。

「我已托人找工作，但沒着落！」我黯然地說。

自從離開學校後，我就開始找工作。可是，人海遼濶，四顧茫茫，高中畢業生，比比皆是，他們何嘗不是和我一樣，忙着找事做？在這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我四處謀事都碰了釘子，我漸漸感到有點心灰意冷了！

「不要失望，不要灰心！慢慢找！」大哥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等我回去替妳打聽一下，看有什麼適合妳做的？暫時呆在家也好，可以教教弟弟們，對了，妳還有寫稿嗎？」

「我學寫的，可惜目前的報刊很少園地適合投稿，我寫了好多都沒寄出去！」我感慨地說。

「想不到我的妹妹還是未來的女作家！」大哥打趣地說：「將來可以出書了！」

大哥對文藝界不清楚，他以為寫寫稿便可以出書。

「談何容易！出一本書要好多錢，而且我又不出名，誰願意替我出書？出版商可不做虧本生意呀！」我有些好笑，解釋着說。

「慢慢來！等大哥有錢，一定幫妳完成願望，妳努力寫吧！我相信一定會有成就的！」

我很感謝大哥對我的關心與鼓勵！我一定努力地寫！我覺得，搞文藝根本只憑着一股狂熱，一股傻勁，若想靠寫作爲生，在這個社會是不可能的。

我不敢幻想成什麼作家，只要能將我所想的，所欲表達的寫出來就夠了，這些年來，寫作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一種習慣，沒一日中斷過，即使寫幾段日記也好！

(二)

在家裡賦閒了一個時期，我總算找到了一份收銀員的工作。

那是一間規模頗大的百貨公司，負責管理收銀機。工作相當輕鬆，不過時間很長，從早上九點多，中間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供我們用餐和休息。說起來，我比那些女售貨員好得多，她們連站了十多個小時，月薪才數拾元。我却坐得腰酸骨痛，也僅一百二十元，若非大哥認識那兒的經理，這份工作還輪不到我呢！

不知不覺，我出外工作已經半年。

大弟弟俊強已經小學畢業，必須轉校繼續中學課程。

由於他的同學紛紛轉唸英校，他也向父親要求改讀英文。我看他英文根基不錯，便替他辦理轉校手續。

為了工作，我早出晚歸，不能時刻注意兩個弟弟的日常生活，唯有關照媽媽留意他們，督促他們做功課，別讓他們到處亂跑。

今天是星期日，我不用上班，於是與二姐將家裡大掃除一番，工作完畢，用過午飯之後，已是下午時分，我躺在床上看書，也許是太倦了，竟然睡着了！

不知什麼時候，忽然被人喚醒，睜眼一看，原來是二姐，她悄聲告訴我：

「小妹，剛才我看見俊強鬼鬼祟祟從媽房裡出來，不知是不是偷拿媽的錢，已經溜出去了！」

「噢！他怎那樣大胆？」我一骨碌爬起身，準備找他回來。「為什麼不告訴媽媽？」

「媽去劉嬸家。劉嬸女兒下個禮拜出嫁，媽去送禮。」

」二姐搖搖頭，欲言又止：「告訴媽也沒用，媽……媽又不打他的……」

「偷錢還不打？媽真寵壞他了！」我見二姐的神情不對，追問着：「二姐，是不是他常偷錢？……」

二姐那愁直的臉，有些憂慮，她怯怯地說：「我看過好多次，有一次告訴媽，媽還不相信，罵我冤枉他，後來查出少去兩塊，媽也只說了他幾句，他不肯承認，搥得我手臂痛了幾天，我不敢再說他，牛得要死！」

我低頭沈思了一會，決定偷偷偵查他。我知道俊強聰明狡猾，不拿到證據，他一定抵賴，別又害二姐挨打。

我跑進他房間。這是他與小弟俊生睡的。房間經過我和二姐洗抹整理，沒有先前的紊亂。

剛才我洗地板，二姐整理書桌，摺疊衣服。

如今，我才注意到書桌有一疊連環圖書。

我順手翻開來看！全寫那些神奇鬼怪的故事，內容荒謬色情，頹廢之至。

沒想到連這種圖書也新潮起來——圖文並茂，文中人物畫得維妙維肖，栩栩如生，難怪深深吸引了無知的兒童、少年，甚至家庭主婦。

這些連環圖，成年人看看消遣倒沒什麼，對兒童少年就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天真無邪，很容易為書中的故事所荼害，信以為真，照樣模仿，以致誤入歧途，引起悲劇！

我將這類書刊，全搬入廚房，一把火燒了，準備等他們回來，再教訓一番。我不能讓他們沉迷下去，不但浪費時間金錢，更有害身心！白天用時間多讀一些有益的書！

這時，廚房門口人影一晃，我認出是二弟俊生，追了出去。

「俊生！一整天跑去那兒？也不做功課！」我見他準備溜進房，叫住他。

「我去打籃球，幹麼？」他站在門邊，兩眼掃了我和二姐一眼，又低下頭。

「俊強呢？——」我走近他身邊。

「我，我不知道，我沒看到他！」俊生期期艾艾地說。

我發覺他一只手始終藏在身後，並聞到一股煙味，出其不意，我抓起他那只手臂。

原來他手指間夾着一根香煙。

「怎麼？你抽煙？——」我吃了一驚。他才十三歲？

「我——我玩玩的一——」他將香煙丟在地上，用腳踏熄。

「玩玩？誰給你的？」我板起臉孔問。

他不答，轉身進房裡去。

我很生氣，跟了進去。

「告訴我，誰給你抽的？」我瞪着他問。

「朋友請的！唉呀！何必大驚小怪？」他慢條斯理地說。

「年紀這麼小？為什麼好學不學，竟學人抽煙？」看他那語氣神情，我着實氣煞，不由提高了嗓子。

他繃緊臉孔，默聲不出。

「抽煙根本對身體有害，以後千萬別再抽，玩玩也不可以，久了會上癮的！」我忍住氣，用較婉和語氣說。

「好了，三姐，抽根煙有什麼大不了？」俊生滿臉不耐煩地說：「以後不抽就是了！又不是抽大麻，少見多怪！」

「抽大蔴?!你想死麼？」我惊呆了!

「又不是我，我還沒錢買呢！」他瞅了我一眼，不以為然地說。

「誰？」我忽然想起俊強拿錢的事，莫非……!

「……………」俊生看了我一眼，愛理不理的。

「是不是俊強？」我禁不住生氣了!「別瞞我，他真的抽大蔴?」

「妳不會去問他!我怎知道!」他囁嚅地道，臉色不安。

這時，二姐走了進來，悄悄動了我一下。

「怎麼了——？」我狐疑地問。

「妳來——」她拉我走出房外。

到了客廳，她指指客廳的一角，原來俊強不知何時回來了，睡在躺椅上。

「俊強——」我喊他。

他仍閉着眼睛，就像睡了一樣!

「喂!別裝死!」我狠狠推了他一下。

他慢慢睜開眼，滿臉迷惘，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這時，我嗅到一種怪味，彷彿從他身上發出來，我俯前去，仔細嗅一嗅，不錯!是從他咀裡呼出來，好臭!

「起來!你的咀怎那麼臭，你抽什麼鬼？」我厭惡地拉起他。

他站立不穩，一個踉蹌，又跌坐下去。

「媽的，妳做什麼呀？」他摔了摔頭，勉強睜開眼望了我一下，又想躺下去。

我氣起來，轉身倒了一杯冷開水，往他臉上一撥!

他吓得跳起來，用手抹着臉上的水。

「幹你老母——」他罵了一句粗話。

我忍不住一巴掌打過去。看他那昏昏欲睡的樣子，我又氣又惱。

他抓起我雙手，用力將我一推。

「呵！小妹——」二姐慌忙將我接住。

我站定身子，再衝上前去，我不相信他那樣大胆，敢對我動手？

他走開去，搖搖擺擺地進廚房。我跟他進去，見他拿毛巾揩臉。

「我問你，你偷拿媽的錢去做什麼？」我嚴厲地詢問他。

「沒有呀！別亂說！」他將毛巾丟在飯桌，倒了一大杯開水喝下去。

「你以為我不在家，什麼事都不知道？媽不是有給你零用麼？為什麼還要偷拿錢？……」

「誰說我偷錢？」他否認着：「是不是那傻婆告訴妳？妳聽她胡說！」

他狠狠地瞪着二姐，她吓得趕快走出去。

可憐二姐給他欺負慣了！怕成那樣！

「你真的越來越壞了，二姐頭腦不好，你是弟弟，不該欺負她，以後你敢再打她，我告訴大哥！」我警告他。

他眨了我一眼，不出聲。

「你是不是抽大麻？滿身臭味？」

「沒有，那有臭味？」他作狀地吸吸鼻子，但仍掩不住那不自然的神情。

「有沒有你自己知，用不着瞞騙！」我知道他牛脾氣，罵也起不了作用，只好平心靜氣地說：「你年紀還小，

要專心讀書，不要學那些不三不四的，你要用錢，應該向爸媽拿，爲什麼要偷拿？而且，你買那些連環圖來看，根本沒有益處，那些書，色情鬼怪，看壞你，難怪沒有心讀書，以後不要看了！」

他拉了張椅子坐下來，低着頭。

我不管他是不是在聽？是不是不耐煩？我依然繼續說下去：

「我知道爸媽疼愛你，不捨得打罵你，但你這麼大了，該懂潔身自愛，別以爲沒人管，便可以胡作胡爲！尤其那些迷幻藥，大麻，你可不能吃，上了毒癮，你這一生就完了！……………」

他打個哈欠，伸伸懶腰。

「好了，別嚕囁了，我很睏，讓我睡一會！」他站起來，準備走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睡覺？去沖個涼，看你好像睡不醒的樣子！」我催促着。

他只好取了毛巾，無可奈何地懶洋洋走進沖涼房。

(三)

吃罷晚飯，趁爸爸媽媽都在客廳，我說：

「媽，妳要多注意弟弟他們，我看他們近來變壞了，竟學人抽煙！」

「哦！我沒看過！」媽淡淡地說。

「妳看到麼？——」爸放下報紙，凌厲的眼光望着我。

「下午，我看到俊生抽煙，他說是朋友請的！」我猶

疑了一會，決定坦白說出來：「還有，俊強拿媽媽的錢，已經不止一次了……」

「什麼？——」爸大聲說，瞪着母親：「妳的錢怎讓他隨便拿？那麼大胆，這還得了？妳不知道麼？」

「我放在抽屜，我怎知道他自己拿！每次我問他，他說買書看，有時去看電影！」媽有些埋怨地看我一眼，解釋着。

「都讓妳寵壞了！以後將錢鎖上來，別讓他拿慣了！那些打打殺殺的電影，不要讓他們看太多，整天在家，也該管管他們！」爸爸責備地說。

媽媽靜靜地聽，沉默着。

我知道媽媽即使心裡不以爲然，也不敢頂撞爸爸，因爲爸爸不喜歡人家反駁他。

「他們還買很多連環圖書來看，我覺得那些書看壞人，將它燒了！」我說。

「孩子都這麼大了，他們不會想麼？」媽不高興地說：「看那些書有什麼關係？很多人都看，又不單是俊強他們！」

爸又光火了：「那些神奇鬼怪的公仔書，對孩子有害，報紙天天登載要家長們留意，別讓孩子迷上這些書。但，當局又不禁止它，我們不讓他們買來看，他們不會去朋友處借來看麼？……」

我覺得爸到底認識一些字，每天看報，多少對事情有些見識，不像媽媽，她沒唸過書，毫無見識，不曉得事情的利害與輕重？她只會關心孩子的健康，只要孩子無病無痛，快快樂樂就好了，根本不注重孩子內心的需要？孩子在外的情況！所以，兩個弟弟做些什麼事情？她毫無

所知！無形中便造成了他們漸漸走上了歧途，染上惡習。

「就因為這樣，教育部才通過報紙，要做家長的，多關心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在外面的行動，細心勸導，以免他們交上壞朋友，學了不好的習慣還不知道！」我耐心地分析着，恨不得將我所知的告訴他們。

爸點點頭，讚許地說：「妳做姐姐的，也該管管他們。我難得在家，而且，他們一見我便跑開！」

「我會的。我懷疑俊強不知是否抽大麻？我看他無精打彩的，身上還有一種味道，和普通香煙味不同！」我忍不住說出來。

「唉！這夭壽仔！他去那兒了？」爸惱怒地喊起來：「俊強，俊生——」

「唉呀！有話好說，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媽慌忙站起來，對我說：「小妹，快找他們回來！」

我跑出門口，見俊生與鄰居幾個孩子在屋旁樹下談話。

「俊生，爸叫你，俊強呢？」

「他去看電視！」俊生說完，跑進屋裡去。誰不怕爸爸那帝王似的脾氣？

「俊生，你知道俊強抽大麻麼？」爸瞪着眼，嚴厲地問。

「我……我……我不知道……」俊生怯怯地說。

「說，是不是你也有抽？你敢說大話，我打死你！」爸生氣地拍一下桌子。

「我……我沒有抽……」他吓了一跳，慌慌張張地說：「我看過俊強吸過，我不敢試……」

「這死人仔，快找他回來！」爸暴跳如雷。我本要他

關心弟弟們，我知道弟弟們怕他，或許會聽他勸告，豈知惹他大發脾氣，心裡又慌又不安！

「都是妳，寵壞了他們，真是慈母多敗兒，我不知道妳是怎麼管孩子的？吃那種東西，慘過抽鴉片，真氣死人！」爸又罵媽媽出氣。

我站在大門口，心中慌亂不安！

我是不是做錯了？媽一定在怪我惹事生非？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關心弟弟們，怕他們學壞，我耽心爸會打他們，怎麼辦？

等了許久，才見他們兩個一前一後走來。

「過來——」爸大聲麼喝：「你這夭壽仔！」

俊強移動脚步，怯生生地上前。

「啪！」爸竟搗了他一巴掌！

我們都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吓呆了！

祇見弟弟的面頰頓時紅起來。

他掩着被打的面頰，低聲哭起來！爸打人還不許哭的，哭大聲反打得厲害。

「爸——不要打他，勸勸他就好！」我愧疚得想哭。是我多咀，害弟弟被打！

「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人仔，什麼不學？學人吸毒？你以為好玩麼？等你上癮，你這一輩子便完了，還想讀書？將來連工都不會做，你去死好了！」爸痛心地責罵。

俊生吓得悄悄溜回房間，二姐縮在我身後。媽媽挨近俊強身邊，愛莫能助地看着他。

「以後要聽話，別吃什麼大癘的，吃壞人的，知道麼？」媽媽愛憐地說。

「妳呀！再不好好管管他們，將來有什麼事，我趕他

們出去！」爸指着媽媽說。

「你只會發脾氣……」媽低聲地喃喃自語，瞅了爸爸一眼，推推俊強：「去，去做功課，再不聽話，媽不管了！」

「你替我小心，給我發現你吃那種東西，打斷你的腿——」爸望着他的背影，再一次警告。

(四)

自從那一夜之後，俊強似乎在生我的氣，他怪我搬弄是非？

他見了我便躲避我，不跟我說話。我很難過，沒想到事情會弄得這麼糟？！我想向他解釋，給他規勸，但，他不給我機會，我一走近他，他便眨眨眼走開，或索性將房門關起來。

不久，他們年終考試結束，我查看他們的成績。令我大為痛心，成績竟差得驚人，尤其俊強，主要科沒一科及格，若讓爸爸知道，又要痛打一頓。有了上一次，我不敢再告訴爸，我不希望再用強硬的方法，我明白俊強的個性，他倔強任性，打罵起不了作用，反令他反感，說不定變本加厲，自暴自棄起來！

我決定讓媽媽好好勸服他，感化他！

其實，媽也是愛惜他們，只是不懂如何教好他們？當媽得知他們的成績低劣，也很擔心！經過我的建議，媽勸服他倆去上補習，雖然每個星期五天，又僅短短的兩個小時，但好過讓他們在街上蹣跚，四處遊蕩！

聽媽媽說，他們倆個都有按時去補習，俊生也很聽話

在家做功課，以準備小學會考。

令人耽心的是俊強，經常整天溜得不見人影，晚上又常常玩得深夜才歸，把媽媽的勸告當耳邊風。

有一個星期六晚上，公司的林主任中了數百元的彩票，他請我們幾位女職員去看電影。

下班後已九點多，我看來不及回家告訴媽媽，怕她掛心，猶豫着不想去！

「別掃興了！快上車吧！遲了怕開映了！」女同事蘇茜催促着。

「是呀！這麼大的人，還怕人騙去賣不成？我不相信妳媽這麼老古董！」林主任取笑說。我知道他為人誠實，不好意思再推辭。

進入戲院，已開始上映，裡面黑沉沉一片，我們摸索着前進，由查票員帶領我們進入座位。

這是一部恐怖的西片——「驅魔的人」

正看得緊張，忽然聞到一種怪煙味，我發覺是從後面傳過來。

「討厭，什麼這樣臭！」蘇茜埋怨道。

左邊的巧玲轉頭望後面，對我說：「後面幾個男孩子，不知抽什麼鬼，妳有嗅到麼？妳看，他們那樣子？……」

「別管他——」我知道那些男孩子，妳越注意他，他越故意做給妳看，何況影片中的恐怖鏡頭吸引住我的視線，無暇管別的。

「看——床又動起來了！」我抓着蘇茜的手，緊張地說。

「呵！那臉孔吓死人，……………」蘇茜吓得掩着臉不

敢看。

「哈哈……」

忽然後面傳來一陣嘻笑聲。我們都給吓了一跳，不約而同轉頭望。

祇見兩個年輕的男孩子，嘻嘻哈哈地摟在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出座位。

「神經病——」巧玲罵了一句。

「在戲院也吸大麻，無可藥救——」林主任搖搖頭，嘆息地說。

「什麼？大麻？——」我驚愕地問。

「我聞那味道是大麻，一定是夾在香煙裡頭！」林主任解釋着說。

這時，影片又進入緊張高潮之中，大家將視線拉回銀幕，不再發言。

散場後，林主任請我們去宵夜，然後才逐一送我們回家！

二姐替我開門。

「今晚怎那樣遲回？剛才媽找妳！」二姐關上大門！我們一起回到房間。

「我去看電影，媽找我什麼事？」我一邊換睡衣，一邊問。

「俊強還未回來，爸很生氣——」

「已經快十二點了，看戲也該回來，到那兒去呢？」我不禁替他擔憂。

「妳要睡先睡，我等他回來！」二姐打個呵欠，走出房間。

我到廚房漱洗後，回到客廳。

「每天都玩到不會回家，這麼大了也不會想，真沒他辦法！」我感嘆地說。

「爸說等他回來，要打他一頓，趕他出去，他還不回來……」二姐憂慮地到窗口張望。

我們姐妹倆在客廳苦苦守候了大半夜，還不見他踪影，看看壁上的鐘，已經凌晨三點，由於太倦了，只好回房睡覺，猜想他可能在朋友家過夜！

(五)

朦朧中，被一陣吵鬧聲惊醒。

「哭有什麼用？那天壽仔不聽教養，我早料到遲早要出事！——」爸煩躁地說。

我連忙跑出去看。發生什麼事呢？

只見媽坐在一角低聲哭泣。

「爸——什麼事？」我不安地問。

「俊強被警察拉了去，剛才有人來通知，我要去看看。」爸說着穿上外衣，出門去。

目送爸離去，心中一片紊亂！

我了解媽此刻的心情，安慰着他。

祇怪媽平日太偏護他，樣樣遷就他，使他在嬌寵中，變得愈加狂放、跋扈！以致目中無人，胡作胡為，日趨墮落！

我只耽心，他不知爲了何事給鬧上警局？

我知道政府最痛惡這種胡天胡爲、瘋狂的年輕阿飛、流氓，弟弟被他們抓去，恐要受一些皮肉之苦！難怪媽媽爲他流淚！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時分，爸才拖着疲乏的腳步，一臉沮喪地回來。

「怎樣了？俊強呢？你沒保他出來？」媽急不及待地追問。

「他沒在警局，被送進醫院。」爸接過二姐倒來的茶，喝了一口，慢慢地說。「這是他咎由自取，怨不了誰！」

「什麼？在醫院？他受傷麼？」媽驚慌得又流泪了！

「別緊張，他死不了！」爸瞅了媽一眼，搖搖頭說：「他吸了毒，陷入昏迷中，必須留院。聽他朋友說，他們昨晚本去看電影，在戲院裡吸大麻，後來給人拉出來，他們又跑去酒吧，也不知爲什麼，和一班人打起來，抓到好多個，都是十多廿歲，警方說，他們還吃了迷幻藥，整個人迷迷糊糊……………」

我想起昨晚在戲院裡胡鬧的人，原來俊強在其中，可惜當時沒看清楚，否則拉他回家便不會搞出事來。

爸搖搖頭，無限感慨，接着說：

「唉！現在的孩子越學越壞，年紀輕輕便不學好，吸了毒怎樣做人？我不知道俊強能否改得了？醫生說讓他住院幾天，看他反應如何？沒辦法時，只好送去戒毒中心關起來！」

「唉！可憐的孩子，爲什麼會吃那些東西！如今！可要受苦了！」媽傷心地說。

「希望經過這一次，他會戒了毒，重新做個好孩子。」我在心裡默默祈禱。

(六)

俊強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經過吃藥打針，總算克服了毒癮，獲得痊癒！

醫生說：「幸好發現得早，上癮不深，只要有信心和毅力，很容易根治。不過，爲了自己的健康和前途，千萬別再去碰它！」

俊強有些難爲情地微笑點點頭。

「恭喜你今天出院！年輕人！要潔身自愛呵！」醫生拍拍他的肩又語重心長地說。

「謝謝！再見！」俊強輕鬆地與醫生握握手！

換過我帶來的衣服，他顯得精神煥發！

「三姐，謝謝妳來接我！」他露出愉快的笑臉，親切地對我說。

「在醫院住了幾天，你變白了！」我審視他，微笑地說。

「是麼？希望一切都變白了！」他意義深長地說，向我眨眨眼，笑了！

「噢？——」我望着他瘦削的臉，忽然，我領悟地會心微笑！

真的，希望一切都變得潔白無邪，那骯髒的，醜惡的，都成爲過去！

「起先，我不明白毒品的害處，跟他們抽抽玩，也試試迷幻藥飄飄然的感覺，誰知道，我離不了它，我發覺自己上癮了，每天感到週身無力，精神疲乏，不抽更頂不住，明知道有害，也沒辦法……」他懊悔地說。

「真可怕！難怪那麼多人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雖

然政府不斷發出通告，採取行動嚴加禁止，要家長們關注子女，但吸毒者仍不斷增加，我以爲；最重要是本身懂得克制，潔身自愛，不被它引誘！不去嘗試它！」我無限感觸地說。

「妳說得對！以前我太不自愛了！以後我不敢再碰它了！否則，後果不堪想像！」弟弟以堅決的語氣說。

我發覺今天的陽光特別光亮，特別溫暖！」

「走吧！」我挽着弟弟的手，愉快地走在陽光下……

……

——七五年八月馬大醫院——

長夜

(一)

西邊那一大片絢爛的晚霞已漸漸收斂！夜幕靜悄悄地撒下人間！

在甘榜巴野的一條黃泥路上，福順伯挑着擔子，垂着頭緩慢地走着，不時用衣袖揩抹額上的汗水，偶爾還發出輕微的嘆息……

在新村的西部近膠園的地方，有一間簡陋的亞答屋，屋旁種着幾棵果子樹，屋後還有一塊菜圃和小小的雞房。——這便是福順伯的家了！

福順伯抵達家門，他踏入門檻後，便將肩上的擔子放在屋角，垂頭喪氣地坐在板櫬上，禁不住長嘆了一口氣！

「怎麼了？一回來就嘆息？」福順嬸聞聲從廚房走出來，關心地問。

「唉！今天真倒霉，賣了一整天還賣不到三塊錢……」福順伯頹喪地說。

福順嬸望了一眼擔子裡剩遺的菜已有點枯黃，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她無聲地走進廚房，倒了一杯茶出來。

「喝杯茶吧！你也累了！沖個涼好吃晚飯了！」福順嬸溫和地說。

福順感激地接過，骨碌地一口喝完，吁了口氣，然後在牆上取了條毛巾搭在肩上，到屋後沖涼去。

福順倆夫婦本育有兩男兩女，大兒子留在中國大陸，兩個女兒已出嫁，小兒子阿清已廿餘歲，可惜不務正業，終日在外浪蕩，他倆也管不住他，像這樣的孩子，有等於

無，所以，夫婦倆刻苦耐勞，以種菜，飼養家禽爲生。並不敢企望靠兒子來養活。

(二)

晚飯後，福順伯躺在客廳一角的籐椅上，他妻子戴着老花眼鏡，坐在桌子旁邊，對着油燈補衣服。

此時，周遭一片寂靜。只有屋外草叢中蟲類偶爾發出來的鳴叫聲。

「哦——下午阿珠回來過，還帶來一瓶廊酒，你要喝麼？」福順嬸忽然抬起頭，打破沉默說。

阿珠是他們的大女兒，嫁給西村姓楊的人家做媳婦。

楊家在這個小鄉村來說，頗有聲望，然而，楊老爺是村裡有名的：「一毛不拔」，爲人自私又吝嗇。

阿珠本來是替楊家割膠，後來給楊家的二公子看中，托人來提親，福順嬸見楊家有些錢，楊二公子的爲人也很不錯，勤勉能幹，便答應了這門親事，希望女兒嫁過去能過些好日子，不用再挨餓受寒。

誰知道，阿珠嫁過去後，不但比在家裏更操勞，還時常受妯娌公婆的氣，做做得半死，吃沒得好吃，總是人家的殘羹冷餚。她丈夫明知她受委屈，但也沒辦法，以他忠厚怯弱的個性，根本不敢對父母有叛逆的意思。

爲了這件事，福順嬸常常感到歉疚，若非當初聽信媒婆的話，無論如何不會將女兒嫁給楊家那個大家庭做媳婦，累阿珠受委屈！尤其每當阿珠回家哭訴時，她更愧對女兒，而阿珠都把一切歸咎於命運。

「阿珠不是快生了麼？」福順伯喝了一口酒，忽然問。

「好像是下個月生吧？唉！她瘦了許多，大着肚子還要操作，家裡又不是沒有錢，連個工人也不捨得請……。」她放下針綫感嘆地說。

「楊家也真豈有此理，女兒是嫁給他做媳婦，又不是去給他們當佣人！」福順伯憤慨地說。舉起酒瓶再倒了一小杯酒，仰首一口氣喝光，像恨不能連心中那一般怨忿也喝下去。

「唉！阿娥又嫁得太遠，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可不知她生活過得好不好？」福順嬸想起了他們的另一個女兒，心中不由感到一陣惆悵！

想當年，他們夫婦本不贊成阿娥嫁到吉隆坡去，他們怕路途太遙遠，以後難得相見，萬一有什麼事，要見一面也難。

無奈女兒讀了幾年書，學到了幾套新思想，說什麼自由戀愛啦，爭取婚姻自由權啦……。

阿娥還指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弊病，她說：大姐阿珠便是封建制度下可憐的犧牲者。

他們被女兒的一番道理說得啞口無言，心裡也覺得阿娥的話不錯，阿珠確實給他們的糊塗誤了！所以，在無可奈何之下，祇好答應這頭親事，讓她嫁到首都吉隆坡去。

福順伯沉默地喝他的酒，想起生活的困苦，自己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就從沒有一天好好休息過，心中不由一陣淒酸！

福順嬸見丈夫不說話，感覺有點悶了——白天養豬種菜，也的確太辛苦了。她收拾好針綫，將補好的衣服一起拿進房間。

半晌，她在房裡說：「喝了酒，早點睡吧，別想太多

了，明早將菜拿去過碼給人家，下午有人要來捉豬呢！唉！新榮棧那條賬也該還了，免得人家再三來催！」

福順伯用手揉了揉雙眼，發覺眼眶有點潮濕，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流了眼淚。

他緩緩地站起來，將酒瓶放在桌上，長吁了一口氣。

.....

(三)

阿阿母——阿母——」

「開門！開門呀………」

在朦朧中，福順伯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惊醒，他趕忙爬下床，走出去開門。

「夭壽仔，弄到三更半夜才回來，你不會死在外面！」他一邊開門，一邊咒罵。可是，當大門一打開，他整個人楞住了一——

那是兒子阿清麼？怎麼他？………

借着暗淡的燈光，他瞥見兒子阿清披頭散髮，滿臉鮮血，樣子好怕人呵！

「爸——」阿清衝屋內，慌惶地說：「快，快把門關上——」

這時，福順嬭也被吵醒，剛踏出房門，一眼望見兒子臉上的鮮血，大吃一惊，上前抖着聲音問道：

「阿清，你………你的臉怎麼受傷了？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

「我——我擦傷的………」阿清坐在板櫈上滿臉惶恐失措，呼吸急促，一邊用手巾去揩抹臉上的血………

驀地，外面又响起響亮的拍門聲，還夾帶着巫語的嘍

喝聲：

「喂！開門，開門……」

阿清惊惶失措，抖聲說：「呵！爸……別開，不能開！」他慌亂地推開福順藩，衝進後邊去。

「是誰？什麼事呀？」福順伯強作鎮靜，揚聲問。他老婆早吓得手脚冰冷，畏縮在他身旁。

「快開門，我們是警探部來的——」外面响起一個洪亮的聲音，加上狺狺的狗吠聲，聽得人心惶亂！

福順伯知道事情嚴重，連忙打開門。

祇見幾位警察衝進屋內，四處搜查。

「你的兒子呢？王阿清是你的兒子麼？他在那兒？」其中一個探員模樣的男人問。

「你……你找他做什麼？」福順伯結舌地問。活到這把年紀，第一次遇到這件事。

「你的兒子偷人家的東西，還用刀子刺傷人，我們監視他很久了！他還是私會黨徒，對不起，我們要搜查，最好他別耍花樣，乖乖出來投降！……」

「呵！這是真的麼？」福順嬸聽了禁不住哭出聲來。經過一番搜查，阿清終於被兩個警察給押出來。

福順嬸見狀衝上前去，抓起阿清的手大哭。

「走，將他押上車。」阿清給戴上手銬，推出大門。

「嗚嗚……」福順嬸掩臉痛哭。

福順伯站在大門口，望着他們遠去，不禁老淚縱橫……

……。

這時，遠處傳來幾聲雞啼。

初稿于一九六七年

重修于一九七五年

風雨中的落花

「揉碎了這個夢，
揉碎了這顆心，
爲什麼揉不碎你的影子？」

(一)

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天氣依然這樣悶熱，即使開着電風扇，也一樣令人難以成眠，尤其是當你有着心事的時候。

此刻，莫曉琴睜大着眼睛躺在床上，心情煩躁不安，苦惱和寂寞緊困着她。

她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子，樣子不會超過廿五歲。她有一張清秀瘦削的臉，尖尖的小下巴，兩道細長的眉，小巧的鼻子，薄薄的小嘴唇，那輕蹙的眉峯下是一對多麼深黑透澈的眸子，此時雖含滿了愁悵，但却更惹人憐愛！

「妙妙！」床底下，兩隻小貓正玩着莫曉琴扔掉的紙團。紙團滾出床底，小貓追逐出來，伸出前爪，爭着抓住它。

忽然一雙腳落在牠們旁邊，驚嚇得各奔入床底。

莫曉琴皺着眉，順手取下掛在牆壁的鷄毛掃，在床墊打了兩下。

「滾出來，噓！出來，討厭的死貓！」

但，兩只小貓躲在床底不敢出來。

她更煩躁了！繞過床的另一邊，用鷄毛帚在床底掃了幾下。

「妙，妙，出來——」她不耐煩地大聲喊。忙了一陣，兩只小猫才衝出床底，一溜煙地消失在門外！

莫曉琴關上房門，將鷄毛帚往書桌一丟，頹然重躺在床上。她輕輕閉上眼睛，顯得那麼疲乏無奈！

「唉！」她幽幽地嘆了口氣。似乎無法收拾起紊亂的思緒，而一個模糊的形影馬上在她腦海浮現——

清秀的臉，一雙明亮深邃、若有所思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嘴角掛着一個深意的微笑！

她又呼了口氣，翻了一個身，似乎想將這個困擾了她整夜的形影摔掉，然而，她越是想忘了他，他的影子却愈來愈清晰……

(二)

那一年，高中畢業後，爲了家境的關係，莫曉琴祇好放棄了升大學的念頭，在家幫忙料理家務，照顧弟妹。

莫曉琴的父母是夜市小販，生意雖然很好，但要養活一家八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單就六個孩子的學雜費，已是一種不小的負擔，曉琴能夠唸到高中畢業，已是萬幸，她還敢有什麼企求？若非她父母開通，沒有重男輕女的偏見，以她在如此的環境中，又是長女，早就喪失了求學的機會；所以，她並不埋怨父母不給她唸大學，相反的，她體諒父母的苦衷，並感激他們十二年來的苦心栽培！

不過，爲了將來的前途着想，曉琴大胆向父母要求，讓她在下午那段空閒的時間去學習打字兼簿記。

在這個商業化的社會裏，一個高中畢業生若連最普通的打字都不會，是很難在社會上謀事的。況且，曉琴是個乖女兒

，她明白父母的辛勞，將家庭料理得有條不紊，弟妹們很尊敬她，接受她的教導；她在晚上時，還出去幫父母親做生意，像如此能幹聽話的女兒，教做父母的怎忍心拒絕她的要求？總不能要女兒一輩子呆在家裏受苦？在街邊拋頭面。能讓她學有一技之長，將來有機會找到一份較好的職位，對父母何嘗不是一種幫助和榮幸？！

(三)

在這間男女混合的商業學校里，莫曉琴認識了幾位年輕的朋友，其中以李素梅和江雲帆與她最要好，彼此年齡相仿，興趣接近，最容易促進感情的發展。

江雲帆生長在小康之家，父親早逝，留下一間小雜貨店給他們，由他母親與大哥主持業務，生意蒸蒸日上。

本來江雲帆準備高中畢業後申請出國深造，但他寡母不肯，原因是他大哥江雲丹僅唸兩三年小學，不識巫英文，一些商業上的文件賬目，須由江雲帆處理，再加上母親體弱多病，不能時常在店里幫忙；而做雜貨這一行，工作繁多，請工人既不合算又不能信任，唯有靠自己一家人同心合力才能將業務搞好。

江雲丹當時就爲了父親突然逝世，迫得停學在家幫忙。他母親是一個精明能幹，很有魄力的人，經過她的苦心經營，才能順利地維持至今。

所以，江雲帆不敢自私地爲了深造而拋開家庭不顧；何況全家大小的生活全靠這間店來維持，他是次子，總該負起幫家的責任。在這重重的困難與責任的壓制下，他不得不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意見，專心當起商人來。

李素梅與江雲帆是表兄妹，但她家境富裕，又是家中掌上明珠，她本約好雲帆一起出國，如今雲帆不能去，也暫時延擱下來，希望雲帆能說服母親改變初衷，第二再一起相偕同行。

這小妮子對江雲帆倒是痴心一片，她會偷偷告訴曉琴

「我們從小就一塊長大，我好喜歡他呀！他從來不跟我拌嘴，不惹我生氣，他處處都讓着我、護着我、使我這脾氣的人，有時在他面前都使不出性子來……」她好開心地說，滿眼含着傾慕神往之情：「老實說，我相信自己漸漸深愛着他，妳想，像他這樣溫文體貼的男子，世界上有幾個？何況他是我青梅竹馬的表哥……。」

莫曉琴表示同意地微笑點點頭。

「你們倒是頂相配的一對，郎才女貌，親上加親！自以以來就流行表哥配表妹，看來，你們的戀愛是理所當然的！」

「不瞞妳說，我們雖然很要好，他却從來沒有一點表示，他除了和我手牽手，連吻都沒有吻過我……」李素梅有些羞澀地說。

「真的麼？」莫曉琴對戀愛這回事也毫無經驗，她感興趣地說：「吻雖然是一種愛的表示，但他那樣斯文含蓄或許他把愛藏在心中，不敢吻妳，不敢採取主動……」

「我想，他也許有點自卑，其實，我一點都沒有輕視他，我父母有錢是他們的事，妳看我那點有千金小姐的架子？」她天真地說。

她說的是實話，她並沒有仗着家裏有錢便盛氣凌人，自以爲了不起，雖然，她平日做事任性固執，那只是她在

父母的嬌寵之下所養成的刁蠻好勝，但她爲人熱情爽朗，天真活潑，她不虛偽，不做作，當她厭惡一個人，她絕不遷就，絕不予以理睬，但若她喜歡一個人，她會死心蹋地愛他，坦誠對待，亦心相向。

所以莫曉琴才會跟她做起好朋友，也許是緣吧？她對莫曉琴無限敬愛，當她像親姐姐看待，其實，她們才相識幾個月，彼此間的感情却像一對十多年的知交，有什麼事總向曉琴傾訴。

像現在，她和曉琴談得多麼投契，看她神采飛揚，興緻勃勃，連莫曉琴也感染了她的快樂，正用那清澈的大眼睛無限羨慕地望着她。

「那妳爲什麼不先主動向他表示？」莫曉琴笑着打趣她。

「不，我要他先向我表示，那才有意思！我想他也是知道我喜歡他，他也許故意裝不懂，他難道會像梁山伯那樣蠢？」李素梅說得自己都笑起來：「我有時真有點恨他，爲什麼他不熱情一點？要愛就大胆地愛，才像一個男子漢，何況我們從小就玩到大……。」

「我以爲愛不是一定要整天掛在嘴上，祇要兩情相悅，便會心有靈犀一點通，」莫曉琴認真地說：「我喜歡含蓄一點的男人，彼此在心裏體會多有詩意……」

「看妳，彷彿已經在戀愛似的，真的好詩意呵……」李素梅捉狹地嘻嘻笑起來。

「別胡說，我……我連親密一點的男朋友都沒有！」莫曉琴被笑得滿臉羞紅。

「別騙我，像妳這樣漂亮溫柔的女孩子，一定大把男孩子追求，說真的，曉琴！」李素梅收斂起笑容，變得好

好認真：「妳每天出去妳爸爸那個麵攤幫忙，一定認識不少男孩子，難道沒有一個要好的？」

「那些是顧客，吃過東西便走，彼此不了解怎麼發生感情？何況我不習慣和陌生的男孩子多談話，有時碰到一些輕佻的男人來吃東西，他們故意和我搭訕，或請看電影，爲了不願得罪顧客，我總是微笑地婉拒他們，若非缺乏幫手，我實在不喜歡在外頭，寧願在家看看書，唉！若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多好呀！」莫曉琴微蹙起秀眉，嘆息地說。

「真難爲妳，每晚還要賣到十一二點，好辛苦呵！是我，真睏死了！」

「有什麼辦法？誰像妳那樣幸福？不愁衣食住行，整天嘻嘻哈哈……」

「唉！妳以爲我真好快樂麼？」李素梅聳聳肩，似有無限心事，那張紅嫩的臉忽泛起淡淡的愁緒：「有時，我感到好寂寞、好空虛、好孤單，我害怕歛在家裡，偌大的房子連一個談話的對象都沒有，否則，我也不會去學打字了，我學來有什麼用？我不過是打發時間，也可以……。」

「也可以和江雲帆多一點時間在一起，是麼？……」莫曉琴代她答下去。

李素梅微笑不答，她默認了！

「你不用煩惱了，江雲帆一定非妳莫屬，妳安心等着他跟妳求婚吧！」莫曉琴禁不住微笑地向她作了一個求婚的姿態，惹得素梅開心地大笑！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

江雲帆對李素梅愛護遷就，那只是由於他們從小一塊長大，他瞭解他的個性，知道她是父母的心肝寶貝，脾氣

刁蠻，任性，處處表現好勝固執，他當她是小妹妹般遷讓
她，不與她爭執，不惹她生氣，那種感情是自然的，是兄
妹之愛，手足之情，絲毫也沒有滲雜半點男女間的情愛！
在他心目中，他喜歡賢淑文靜的女孩，不亂發脾氣，不胡
鬧，不刁蠻，不隨意指揮人，就像莫曉琴一樣，他覺得她
聰慧嫻靜，善解人意，柔美如水，與她在一起，他感到溫
暖，得到恬靜，他深深喜歡着她，每看到她，內心便泛起
一種奇異的感覺，那是從來未曾有過的，他說不出那是一
種什麼情緒？他只每天渴望見到她，那怕是匆匆一瞥，那
怕是短短幾句話，他也感到滿足！

經過數個月的相處，內心那股奇異的感情越來越深，
他忽然發覺到，自己原來在不知不覺中暗暗痴戀着她！

那真是愛麼？該不該向她表示？她對自己的印象又如
何？他從不敢單獨約會她，沒機會試探她，也沒機會向她
透露！

最討厭素梅那小妮子，總是那樣不通氣，每次一起走
總夾在中間，看電影時，也將他們分開兩邊，害他連一點
機會都沒有，怎樣向她表示？總不能老藏在心中，那要等
到什麼時候呵？萬一……糟了，萬一有別的男孩子向她表
示，而她又不知道自己偷偷愛着她，豈不白白失去了機會
？

不，我絕不能讓別人得到她，她那麼美，那麼好，很
難再找出第二個，我一定要找機會向她表示一下。江雲帆
私自下了決定。

他怎麼曉得，與他青梅竹馬的小表妹也在偷偷愛着他
呢？

(四)

這一天傍晚，莫曉琴吃罷晚飯，收拾好一切後，正準備出街幫父母開檔，江雲帆忽然來到，她很意外地接待他。

「雲帆，怎麼這樣閒空來找我？有什麼事麼？」莫曉琴微笑地問。

「我剛吃飽晚飯，而且快收店了，出來走走，妳要出去了麼？」江雲帆爽朗地說。

「哦！我想到檔口去，不過，你坐一會沒關係的，時間還早呢！」曉琴倒了一杯茶遞給他，也拉了張椅子坐下。

「謝謝——妳真是個孝順勤勞的女兒，要做家務，要打字，晚上還要出去幫忙做生意，真太辛苦了！」江雲帆讚許地說，那深深的眸子包含了柔情。

「有什麼辦法？爸爸媽媽年紀這麼大，還要挨夜，我還年輕，多做點工算得了什麼？」曉琴輕輕的說：「我只希望考到打字文憑之後，去找份工作，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我相信以妳的聰明能幹，要找份事做是不難的。我大哥在商場上認識不少人，到時叫他替妳介紹一下。」江雲帆鼓勵地說。

「真的？我先謝謝你了！」她感激地說。

莫曉琴是個很有抱負的姑娘，並不屈服於困苦的環境，從小她就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成長，對未來的前途，充滿信心與期望！

「謝什麼呢？和妳比起來，我感到很慚愧，我是個男

人，但我覺得自己對家庭並沒有什麼幫助……」江雲帆神色有點黯然地說：「從小就對做生意不發生興趣，自父親去世後，生意都是媽和大哥去管理……我一直希望能繼續深造，以擺脫這種環境；妳不知道，如今百物高漲，雜貨店生意難做，一家大小忙個半死，也只是賺三餐吃，若非媽媽時常生病，我實在不願將時間浪費在這小生意中……。」

「你說得對，目前做生意也很難，不像十多年前，做生意容易賺錢，以前樣樣成本低，東西賣便宜，生意好做，現在罐頭食品都漲了價，普通人家吃不起，無形中影響生意！」莫曉琴雖對生意外行，但她平日喜讀書報，多少也了解到生意人的苦衷。

「我也常勸媽將生意轉讓給人家，讓我們兄弟倆出去工作，不要一家大小麻煩，但媽不答應，因為生意是父親一手辛苦做下來的，無論怎樣都捨不得放棄，而且，她認為替人做工受人氣，處處受限制，自己做生意比較自由，其實，我覺得做生意才受顧客的氣呢！」江雲帆感慨地說。

雲帆是個很有志氣的青年，無奈環境限制了他向外發展的雄心，使他內心產生了過多不滿！

「做人子女都有點身不由主，你母親也有她的想法，老人家總覺得工字不出頭，即使自己做點小生意，也好過去賺人一兩百元。」曉琴誠懇地勸慰着：「你不用氣餒，說不定將來環境改變，你媽會讓你出去工作……其實，說起來我們同病相憐，但我希望有一天能改變環境，我已說服他們，只要有人願意請我，我便出去工作，其他困難再想辦法克服，況且，爸媽年紀大了，弟妹一天天成長，我

門總不會一輩子當小販！」

「妳很堅強，對未來總充滿樂觀與信心，令人欽佩！」江雲帆無限欽慕地說，聲音里充滿了柔情。他深深地凝視着曉琴，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強烈的被一個女人吸引，她是那麼柔美、智慧、堅強，他決定要爭取她，絕不輕易讓她溜走。

曉琴在他灼灼的目光下瑟縮了，她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他今天的目光很特別，像有一種壓迫感，使她覺得喘不過氣來，她再不敢正視他，微微有些緊張，無意識地用一根手指畫弄着桌子邊緣。

江雲帆望着她那嬌憨的樣子，更加惻然心動，更加按捺不住心頭那股蠢動着的激情，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按在曉琴手上。

廿年來，曉琴從未被異性這麼注視與接觸過，少女的羞澀使她整張的臉頓時泛起了紅暈，一顆心像小鹿亂闖。

「哦！我該去檔口了！」她即刻站起身慌亂地說。

「噢——對不起！」江雲帆發現了自己的失態，有點窘迫不安起來。

他與李素梅接觸的機會多，她經常喜歡挽着他的手，依靠着他，他感到很自然，從沒有這種微妙的奇異感覺。為什麼在曉琴面前，他竟瀟脫不起來？神經顯得緊張兮兮？

愛情就是這樣不可理喻，他與曉琴認識不過數個月，即由仰慕而漸漸產生情愫，但是，他始終將這份感情深藏心中，不敢向她表示。

今天，他一時禁不住沖擊的感情，一下子給流露出來！當他發覺曉琴受驚似地縮回手，他有些懊悔，深恐觸惱

了她，一時楞在那邊。

莫曉琴逃避似地溜進房間，她吩咐了弟妹小心門戶，並稍微安定了那顆跳躍的心，才又折出廳來。

「我們一起走吧！」她輕輕說。

江雲帆偷偷注視着她，看她並沒有惱怒的樣子，祇是羞怯地看他一眼，便領先踏出大門，他才漸安心下來。他壓制住外溢的感情，不敢再冒失地令她受窘。雖然他看出她對他印象不壞，但她會接受自己的示愛麼？

曉琴推了腳車與他並肩默默地走着，誰也想不出要談些什麼？

想到剛才的情景，曉琴一顆心還忐忑地跳動，分不出是驚？是喜？側過頭悄悄看他一眼，他低着頭不知在想什麼？那張清秀的男性臉孔有點憂慮的樣子！

老實說，曉琴也很喜歡江雲帆，覺得他是個熱誠溫文的青年，祇是，她一直認為他與李素梅是一對，雖然素梅告訴她，他們目前並未談過戀愛；不過，她相信將來他們的戀愛是順理成章的。她純真的心從沒想過男女愛情這件事，何況，江雲帆應該屬於素梅的，素梅已向自己表示過深愛雲帆，為什麼剛才雲帆對自己有親熱的舉動？他想幹什麼？在表示他的愛意麼？難道他心裡不愛素梅？若她知道心愛的表哥愛上別人，她一定很失望傷心……

想到這裡，曉琴有點歉疚，有點煩惱！

正當她胡思亂想的時候，身旁的江雲帆忽然開口了！

「曉琴，不管妳對我的感覺怎樣，我……我不能不坦白告訴妳……」他有點期艾地說：「我很喜歡妳，我希望我們能做一對要好的朋友，妳答應麼？」

「我……我們現在不是好朋友麼？」曉琴一時不知

可回答，平日爽朗健談的她，怎麼變得言語笨拙起來？

「妳會明白我所說的好朋友，難道妳……」江雲帆顯有些不安和緊張！

「你知道麼？素梅她告訴我，她從小就愛着你……」

曉琴是個聰慧的少女，她怎會聽不出他的暗示？祇是，她所顧慮，善良的她，不想奪人所愛，不願對朋友不義；所以，她避開話題，故意將素梅的心意告訴他，看他有什麼表示？

「呵？真的？——」他有點震驚，神態忽然變得有點惱起來：「我一直當她像親妹妹，從來沒想過去愛她……」

人家說：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當對男女，他們心中有愛，即使不用言語來表達，四目的投，心靈的感應，也可以促使他們獲得情感的交流、而得更深沉、更含蓄！最怕是單方面的愛，像素梅！

可憐素梅這任性的姑娘，她還那麼沉醉，那麼自負，以為他們從小一塊長大，彼此間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何江雲帆對她關心，愛護，怎會不愛她？

偏偏愛情這東西並不合乎什麼邏輯，也不需要有一定道理，它往往使人不能明瞭，無從解釋，它是那麼神秘不可捉摸！並非相處日久便有愛情，可能只是認識那麼秒鐘，便已經生種下情根，一輩子也不能忘懷！

「妳是應該去愛她的……」曉琴低低地說，情緒一時得那麼雜亂。

「不，曉琴，妳應該明白，」江雲帆抬起頭，像下了很大的決心：「我和素梅從小在一塊，我承認我們感情很深，但，那絕對不是男女私情，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不會愛

上她？也許是性格、思想不同的關係；對於妳，我總覺得我們一切很相近，使我禁不住要愛妳，對素梅，我很抱歉，不過，我們並不會互相戀愛，希望我不會傷害到她……。」

「我……我怕她會傷心！」曉琴不安地說，她已開始在接受他的愛了，祇是碍於素梅是她的好朋友，使她在良心上多少存有顧忌。

這時，不知不覺已來到曉琴父母的檔口，看他們正忙着，江雲帆不好意思再打擾，他禮貌地向她父母打過招呼後，又走近曉琴身旁，低聲地說：「妳考慮吧！我等妳答覆，千萬別令我失望呀！」他深深看了她一眼，便匆匆離去！……

(六)

看着他的背影遠去，莫曉琴心里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初戀的情緒頓時使她迷惘起來！

她明白江雲帆不是那種玩世不恭、油腔滑調的男人，他向她示愛是認真的；本來，她應該感到竊喜，像江雲帆這樣俊秀熱誠的青年，何嘗不是理想的終身伴侶？無奈他們之間多了一個李素梅，她不能自私地拆散這對青梅竹馬的表兄妹，若沒有她，說不定江雲帆會接受李素梅的愛呢！

一連串的問題困擾了她，使她楞楞地想着，忽然莫太太喊了她一聲：

「曉琴，妳怎麼了？心不在焉地，還不趕快替我將米粉捧去給那位先生！」

曉琴連忙收懾心神，將那碗米粉捧過去給人客，當她到母親身旁時，聽到莫太太慈愛地說：

「曉琴呀！我看江雲帆對妳有點意思，你們是不是在愛呀？」

由於江雲帆與李素梅常來他們家玩，所以，她對這兩年輕人比較熟悉，尤其是溫文有禮的江雲帆給她老人家下深刻的印象，她喜歡這個熱誠的男孩子。

「不，媽，妳別瞎猜！」曉琴害羞地說：「他是素梅表哥，素梅好愛他呢！」

「哦？原來他們是一對情人……」莫太太略為失望地。

「不是情人，只是素梅愛他，他們並沒有戀愛！」曉琴連忙解釋。

「那不是素梅在單思麼？莫太太若有所悟地笑着提議：「我看出雲帆這孩子好喜對妳，我也好喜歡他，這孩子忠厚老實、待人謙虛有禮，不像時下一般青年人，浮誇佻，目無尊長，真是難得……曉琴，說真的，如果你談戀愛，媽絕對贊成，你們……」

「不，媽，我不要，何況素梅愛他，我怎能搶去她的人？」她半撒嬌，半憂慮地說。

「傻丫頭，媽又不是叫妳去搶人家的愛人，問題是雲帆愛的是誰？」莫太太搖搖頭，嘆息地說：「妳總是那樣良，處處為別人着想，媽希望妳自己好好處理，這關係妳一生的幸福，有好的對象千萬別錯過，否則……唉！大女世界，媽也管不了那許多了！」

「喂！妳母女倆在談什麼？有客人來了，還不過去招呼——」莫老伯一邊切着叉燒，一邊對她們喊。

華燈初上，街上的行人越來越多，夜市的小販們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

(七)

江雲帆的愛情像一粒小石投在莫曉琴平靜的心湖里，泛起了圈圈漣漪，使她再也無法安靜地生活！

她愛江雲帆，尤其他那對若有所思的清澈眸子，當注視她時，裡頭閃動着一種奇異的光芒，深深震懾着她每一根神經，使她無法抗拒，無法不接受！

其實，經過長時間的接觸，他們深埋在內心的愛情，已如衝破堤防的海水，使一向拘謹文靜的她，也把持不住，盡管她在猶豫、在掙扎，無奈愛的力量太猛烈了，使她漸漸陷了下去，再也無法自拔。

不過，他們只是偷偷約會，不敢在李素梅面前表示親密。每次上完打字班，她便借故有事先走了，讓江雲帆送素梅回家，然後雲帆再上她家找她，兩人一起談天，下棋，教弟妹溫習功課，生活過得非常愉快！

以前，有好的電影，他們三人總相約一起去看，如今，他們即使相聚在一起，也沒以前融洽，曉琴總覺得愧對素梅，所以，當素梅邀她看電影，她便借故推辭着，叫雲帆陪素梅去，她不願引起素梅的懷疑和失望；明知道這樣下去會造成三個人的痛苦，她祇好暫時隱瞞着，她委實不忍心擊破一個痴情少女的夢！

這些日子來，幾乎每個黃昏，江雲帆都去找曉琴，然後雙雙手携着手在河畔漫步！

如今又是傍晚時分，天邊彩霞滿天，落日已漸漸向地平線上沉下去，那薄薄的餘光照耀在他倆的身上，使他倆

沐浴在一大片金色之光中，就像他們閃耀的青春！

晚風輕輕吹拂着曉琴的長髮，她半飄飛，那神情怡然，嘴角那隱約的微穩包含着幸福與滿足！江雲帆攬着腰，覺得精神恍惚，神志迷離！忍不住動情地低喚了：

「曉琴！」

「嗯？」她半闔的眼睛睜開了，對他露出一個好溫柔！

「妳知道我有多愛妳，我多希望每分每秒都跟妳在一起，每當離開妳回去，心頭彷彿失落了什麼似的……」他耳畔喃喃地說。

「你好傻——」曉琴嬌憨地在他鼻尖輕輕用食指點了

：「我們不是天天都有見面麼？又不曾分離過……」

「如果分離，我真會發瘋，我無法忍受思念的折磨！雲帆緊盯着她，她已離開他身邊，迎風而立，飄然若

莫曉琴這時的心已被他的話所充盈了，她感到心神盪，面頰微紅，雙眼更是盈盈迷離，她無法抑制住內心喜悅！被愛是何等幸福喲！何況對方又是自己鍾情的

！這時，暮色暝濛，山色蒼茫，夜已將臨！

而他們都彼此在凝視，在沉醉彷彿已遺忘了四周的一

「曉琴——」江雲帆深吸了一口氣，毫無猶豫地，認說：「我想，讓我們先訂婚好麼？」

「訂婚？——」她意外地怔住，隨即，她大大的眼睛動了一下，笑容已緩緩從她唇邊隱去，她歉然地對他投

以哀懇的眼光：「別這麼快？好麼？」

「妳怎麼了？曉琴，難道妳不愛我？」他抓着她的手，不安地問。

「不，我……我怕……求你，你別談這些……」她迷亂地，低低地說。

「怕？妳怕什麼？」江雲帆狐疑地盯着她，突然，他恍然的說：「妳怕讓素梅知道？」

她仰視他，用一種痛楚的、哀愁的、祈求的眼光望着他，無奈地輕嘆一聲：「我怎能傷害她？唉！我實在無顏見她，她知道一定恨死我，我……我對她不起……」

她那幽幽的聲音，楚楚可憐的樣子絞痛了江雲帆的心，他覺得自己無法了解她，她在各方面的表現是那麼堅強，冷靜，而這些日子來，他們又相處得那麼愉快，她是那麼溫婉多情，他以爲他已經完全得到了她，內心對她的感情愈加熾熱，她幾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份！

然而，祇爲了一個李素梅，她的感情顯得那樣矛盾，迷亂，脆弱……他搖搖頭，他不忍再逼迫她，他祇憐惜地注視他，用懇切的聲音說：

「曉琴，我們相愛是事實，妳必須勇敢面對一切，妳毋須覺得愧對素梅，我們並沒有對不起她，何必隱瞞她？她遲早是知道的，這是不容逃避的現實，妳爲什麼要懼怕？難道我們一輩子偷偷摸摸？……」

她默默地注視着那混濁的河水，似手渾然不覺！

江雲帆踏前一步，執起她的手，他無法忍受她那模樣，衝口而出地說：

「我去告訴她，妳不用怕，我會向她表明一切……」

「不，雲帆——」她抬起頭，睜大了那對驚惶的眸子

：「你若這樣，我不理你了……」

他有些生氣，她到底怎麼了？

「妳……妳只顧慮到會傷素梅的心，妳爲什麼不想想，我有多痛苦？妳別再折磨我，我不願再拖下去，我愛妳，我要妳嫁給我，妳懂麼？……」

「我懂，我了解你，我心裡何嘗好過？」黯暗的暮色使她的臉顯得更蒼白，那對哀愁的眼睛竟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淚光：「但，雲帆，過些日子再告訴她，好麼？時間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他無可奈何地嚥下心中要說的話，頹然地跟着她踏上小徑，默默地走回去！

暮色更深，夜幕已掩蓋着大地，他們感到心頭的鬱悶更濃，更厚……

(八)

自從那天以後，曉琴變得十分沉默，那張臉龐蒼白而憔悴，她看來柔弱文靜，但個性却倔強固執，似乎有一股強韌的力量支配着她，使江雲帆拿她無可奈何，他唯有容忍着，爲了愛她，他不願再觸惱她，再惹她傷心，但那患得患失的感情已變成了一種燒灼般的痛苦，時時折磨着他，他也變得和曉琴一樣憔悴、消瘦、脾氣也顯得那麼暴躁易怒！

江老太太不明白兒子爲什麼轉變？還以爲他和素梅鬧别扭，每次問他總不得要領，反而惱怒地說：

「媽，妳別管我的事，妳別問好麼？我心煩死了——

江老太太看着他那樣子，無限擔憂，在她心中，早將李素梅當未來媳婦，所以，她自作聰明地去找素梅，想替他倆排解一下，以爲他們之間有誤會。

當她向素梅詢問，弄得她一頭霧水。

「我們沒有爭吵呀？表哥他怎麼了？」這粗心的小妮子，竟一點也覺察不出雲帆在改變，難怪他們之間產生不出共鳴的感情！

「那就奇怪了，他變得很沉默，脾氣很壞，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里，我還以爲妳跟他鬧脾氣……」

「嗯，他近來是很沉默，每次打完字便送我回來，叫 he 去看電影，去找曉琴，他也不去，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素梅疑惑地說，她從來不去動腦筋去思索一件事，處於如此優越的環境，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沒人敢忤逆她的意思，使她的頭腦變得單純起來，壓根兒不知道什麼是煩惱？痛苦？

「一個孩子大了，總有他的苦惱，譬如事業與婚姻，看來該給他們訂婚了，讓他們早一點結婚，也好了結一樁心事……」素梅的母親李老太太說。

「唔，讓他們先訂婚也好，過一兩年再結婚，因爲我打算先讓雲丹在年底成親，他也跟我提過，反正他喜歡，我沒意見，我的身體也不大好，他娶個回來好幫手……」江老太太開心地說，兒子要娶媳婦了，怎不開心？江雲丹已經是卅歲的大男人了，若非整天忙於事業，錯過了戀愛的機會，說不定江老太太現在已有孫抱了！

當然，最高興是李素梅了，想到將和雲帆訂婚，她興奮得無法自禁，自己愛了他這麼多年，這個夢就將成爲事實，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呵！她恨不得讓人分享她的快樂！

所以，她即刻去找曉琴，興趣盎然地將這消息告訴她

「曉琴，我不去台灣了，我媽和姨媽商量過，要讓我和雲帆先訂婚，等他哥哥結婚後，我們才……喂，曉琴，妳聽見沒有？」

「哦？——」曉琴從迷惘中驚醒，她吱唔地說：「很好，我恭喜你們……」

「曉琴，我的感情總算沒有白費，我真開心，妳說，雲帆會不會也在偷偷愛着我？聽姨媽說，他近來變了，妳有發覺麼？人家說：戀愛中的人總是變得古里古怪的，莫非他也在戀愛？唉——他爲什麼不向我表示呢？」

素梅自顧自在沉醉地說，沒有發覺曉琴已楞在一邊，臉色出奇的蒼白，兩眼直直地望着神采飛揚的素梅。

「不知道姨媽跟他提了沒有？真沒想到幸福來得那麼快，我天天都在等待着他向我表示，他總是對我若即若離的，我真猜不透他的心，我們已經這麼熟了，怕什麼坦白說出來？」素梅仰躺在她床上，嘴角掛着甜美的笑。

「妳也可以向他表示呀！不然，妳親自去問他，難道妳也怕羞？」曉琴收攝起迷亂的心，勉強擠出一絲微笑。

「對了，我去找他，看他有什麼表示——」素梅驀地跳起來，有點忘形地：「拜拜，我走了，妳等着，傍晚我來告訴妳呵！」

望着她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房門外，曉琴一顆心忽然扭在一起，感到一陣絞痛，她痛楚地伏在床上，揪着自己的頭髮——

天呵！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她的精神陷入極度的哀傷之中，愧疚，徬徨沖擊着她

，使她再也控制不住低低哭泣起來！

然而，要來的畢竟會來，不容妳耽憂，不容妳逃避！

傍晚，當曉琴在收拾桌上的碗筷時，李素梅一陣風似捲了進來，臉色非常難看，對着曉琴劈頭就問：

「曉琴，妳真不夠朋友，枉我當妳像親姐姐看待，什麼事情都告訴妳，妳為什麼竟那樣秘密？偷偷摸摸跟雲帆搞戀愛？妳明知道我愛他，為什麼還要破壞我們？為什麼要搶走他？妳說，妳說……」她哽咽着，眼淚奪眶而出。

「我……我……」曉琴被她那突如其來的連珠炮發問，整個人楞住，慌亂，愧疚，使她無言以對。

「剛才我去找雲帆，告訴他訂婚的事，他竟說他從未愛過我，他愛的是妳，我不相信，一定是妳引誘了他，沒有妳在作怪，他會愛我的，想從前他對妳多麼關心，怪不得近來老躲避我，原來是妳這狐狸精勾引他……」素梅一邊哭，一邊語無倫次地罵。

「素梅，我不是有意的，我根本不想破壞你們，但，我無法拒絕他，初時，我也曾勸他去愛妳，他說他只當妳像妹妹，所以……」曉琴也難過地流淚：「妳罵吧！我對不起妳，妳不知道，這些日子來，我多麼苦惱，我實在不知怎麼辦？我曾想離開他，然而，我們却愛得那麼深，再也分不開……」

「妳不要臉，我恨透了妳，我再也不要見妳，妳不用假好心，我李素梅那點比不上妳？追求我的人不計其數，只有那傻子會看上妳，我實在不服氣，不知妳用什麼下流的手段迷住他，真看不出呀？外表裝得那樣文靜，呸！算我瞎了眼認識了妳……」素梅瘋狂地亂吼亂叫，臨走時，伸手在曉琴臉上摑了一巴掌，怒氣沖沖地奔出去……

曉琴扑在桌上痛哭，委屈、不安，難過，歉疚，湧上心頭，使她整個人崩潰了……

幸好這時爸媽都先去開檔，留下弟妹，眼看姐姐哭成個淚人，一時慌了手脚，又不敢出去告訴爸媽。還是大弟弟出了主意，騎腳車去將江雲帆給拉了來。

(九)

「曉琴！怎麼回事？素梅來過麼？這丫頭對妳說了一些什麼？」雲帆遞了一條手帕給她，急急關心地問。

曉琴接過手帕，低頭揩着眼泪，搖搖頭，幽幽地說：

「雲帆，你不應該愛我，你本來是素梅的，你應該去愛她，我對不起她，該讓她罵……」她看他一眼，軟弱地說：「你走吧！別管我，去安慰她……」

「曉琴，別說傻話了！愛情怎能轉讓？何況我本來愛的是妳，我又不愛她，妳應該勇敢面對一切，妳一向做事是堅決果敢的，為什麼對我們的愛情要退縮？相信我，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愛妳的決心！」他無限憐愛地注視她，溫柔地說。

「我不能太自私，我怎能將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她懊惱地說。

「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愛情豈能分割？我又不曾與她戀愛，不能說是欺騙她，用不着歉疚，妳何必難過？」他拉起她的手，安慰着：「戀愛是雙方面的，不能勉強！別胡思亂想，別爲了她影響我們的感情！」

「為什麼要愛我？她一切比我好，我只是窮人家的女兒！」她抬眼望他，傻傻地問。

「別這樣說，我愛妳並不是妳比別人美，妳比別人好，而是妳給予我的感覺，也許這就是愛，使我不能失去妳，不能不愛妳！」雲帆輕輕摟着她，充滿熱情地說。

曉琴那憂怨的眸子仰視着他，那含情脈脈的樣子震懾着他，突然，他雙手扶住她的頭，迅速的，他的頭俯了下去，一下子吻住了她，她吃了一驚，本能地抗拒着，然而，他的胳膊那麼強壯有力，他的吻那麼熱烈沉迷，使她漸漸失去了反抗的力量，也失去了反抗的意識，她不自禁地闔上眼睛，任由他吻着，並不知不覺地抱住了他的腰，同時也跟着熱烈地反應了他……

吻吧！何須再抑制着那奔放的感情？就讓整個生命像狂醉似地沉浸在愛的波濤中……

經過了這熱烈深沉的一吻，他們之間再也沒有顧忌、苦惱、愁悵，擔憂！取而代之的是喜悅、溫馨、甜蜜、幸福！

一切的不愉快都過去了，甜蜜的爱情使曉琴露出笑臉，羞澀期待掛滿心頭！

(十)

在戀愛中日子似乎過得特別快，匆匆又過去了半年！

這半年來是曉琴生命中最充實，最歡樂的日子，她不但獲得了一份珍貴的愛情，也獲得了一份待遇頗優的職位——在一家新開的貿易公司當女書記，月薪一百捌拾元，她相當滿足，因為她比別人幸運，一從打字班畢業出來就立即上任，免受失業的煎熬，況且工作輕鬆，總好過站在街邊幫父母做生意，收入微薄！另一方面，她出外工作，

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使全家人生活過得好一點！

然而，命運似乎在作弄她，正當他們生活好轉後不到一年，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發生了，使他們全家陷入悲哀之中！

莫曉琴的父親上街購物，慘遭汽車撞斃！

莫太太憂傷過度而病倒，一家重擔全落在身為長女的曉琴身上，想起今後一家七口的生活，堅強的她也不能不感到徬徨憂慮！

這時的她，最需要江雲帆的安慰和鼓勵，所以，雲帆經過母親和大哥的同意，想在經濟上幫助她，可是，倔強的她不肯接受。

「我沒理由接受你的幫助，我們已經這樣貧困，唯一保留的是我們的這一點點自尊，你了解我的個性就不要勸我，讓我自己想辦法！我不願讓人家說閒話……。」她淒楚但堅決地說，那神情使雲帆再也不敢多言。

已經一個多月了，莫太太的病毫無起色，曉琴憂心如焚，在沒辦法之下，她只好將麵攤轉租給人家，每月拿回一百元，莫兩個唸中學的弟妹迫得輟學，去替人打工，賺一百幾拾元回來補貼家用。

然而，在這百物高漲的社會，單靠他們姐弟微薄的收入，要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的確不易，何況還要負擔三個弟妹的教育費，母親的醫藥費，這一筆開支令曉琴傷透腦筋，她實在不忍再讓一家陷入絕境，年幼的弟妹失學，處於如此情況，迫得她無法不接受鄰居的介紹，到一家酒吧去當部酒女郎。

江雲帆知道這個消息後，馬上走去勸阻。

「曉琴，妳何苦這樣做呢？我們相愛了這麼久，彼此

彷彿一家人，祇要我能力做得到，妳不應該老拒絕我的幫助，我愛妳，我不忍看着妳受苦……」江雲帆懇切地說。

「雲帆，你別理我，爲了家庭，我什麼犧牲都可以，何況只是去當陪酒女郎？這工作並不下賤，爲了生活，許多人都可以做，爲什麼我不能？我是長女，我不能不負起一家的責任……」曉琴痛苦地說。

「妳太年輕了，妳不了解世事的醜惡，在那種燈紅酒綠的場所，形形色色的男人都有，而人心險惡，儘管妳有堅強的意志，不會同流合污，但也實在太危險了，稍有不慎，很容易墮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爲了妳的幸福，妳要再三思慮呵！……」他語重心長地說，恨不能分擔她一切苦難。

「唉！謝謝你的提醒，但我已顧不了那許多，媽媽病重，我豈能見死不救？除了當酒吧女郎，以我這區區的高中畢業生，能找到什麼高的職位？有什麼工作比當酒吧女郎的收入更多？你放心，我還不致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肉體，還有人比我更慘更可憐，」曉琴苦笑地搖搖頭：「雲帆，我明白你的心意，我會潔身自愛的，原諒我不能接受你經濟上的幫忙，那次，爲了父親的喪事，你已盡了很大的幫助，我們一家終生都感激你，而且，這也不是徹底解決的辦法，你的處境我很了解……」

「曉琴，我們的家境雖非富有，但還有能力給妳一點幫助，減輕妳的負擔，妳不用作那樣的犧牲，何況媽早已將妳當未來媳婦看待，大哥也很同情妳，爲什麼妳那樣固執？非要做那份工？難道妳不知道，那會使妳墮落，我，我實在不願妳在那種場合工作……」雲帆有些激動而又焦灼地哀懇着。

也許，他是有些自私，但那全是由於他深愛她，誰個願意讓自己心愛的人被無數的男人摟摟抱抱？當酒吧女郎是必須犧牲色相的呀！

「你不了解我，我是在困苦中長大的，生活改變了我的環境，却改變不了我的意志，我明白你的家人對我的一番好意，但我能長期地接受你們的幫助麼？我相信你也明白，這非善策，對麼？所以，讓我自己去解決吧！」她那大大的眼睛幽怨地瞟他一眼，認真地說。

「但是，我……」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滿臉落漠！

「別再說，雲帆，你是怕我墮落？怕我變心？還是嫌棄我？」她無奈地苦笑：「若你怕我的身份影響你的聲譽，我們可以斷絕來往，我知道一般人都瞧不起酒吧女郎！」

「唉呀！曉琴！妳誤會了，我明白是環境逼得妳走這條路的，我更敬佩妳的為人，我怎會因此而嫌棄妳呢？」雲帆慌亂地抓起她的手，急切地說：「曉琴，妳使我更愛妳，既然妳已決定要這樣做，我唯有希望妳處處慎重，因為這個社會，到處陷阱，像妳這樣年輕的少女，很容易為壞人所引誘！」

「噢，雲帆，你太好了，我不會令你失望的……」她依靠着他，激動地說。對他的愛與關懷，她由衷地感激，也深深體會到他內蘊的感情，更決心永不負他！

(十一)

終於，莫曉琴開始了她新的生活，在一家中型的酒吧當起酒吧女郎來了！

由於她年輕貌美，身段半盈，吸引了無數的男人，好多酒客都喜歡找她坐枱，每晚來捧場的客人愈來愈多！

初時，她很不習慣，看到姐妹們與酒客打情罵俏，心裡很厭惡，尤其當一些酒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對她毛手毛腳，她週身都起疙瘩，恨不能一巴掌打過去。

好幾次，她受不了客人的輕薄，自尊心嚴重地受到傷害，偷偷躲在一旁哭泣。妒嫉她的姐妹反而譏笑她，叫她在家里當「聖女」好了，何必出來撈？

唯有那位半老徐娘的「媽咪」，不知是假意或真心關懷她？時時給她勸慰和提醒：

「妳不用傷心，每個出來撈的姐妹都要受點委屈，我們出來賺吃，不能抬高身份，擺什麼淑女架子，男人出來尋歡作樂，目的是開開心……」她侃侃而談：「忍耐點，給他們討點小便宜，對妳又沒有什麼損失，只要討他們歡心，鈔票不就進妳袋子？傻女孩，趁妳年輕，多賺點錢，何況妳還要養活一家？……」

隨着日子的過去，曉琴已學會了一些交際手腕，習慣了那種獻媚奉歡的環境。

不過，她與江雲帆也愈來愈少見面了！

由於她夜間工作至深夜，白天往往睡到中午時分才起來，然後又要上醫院探望母親。令她耽心的是，莫太太的病屢醫不癒，人一天天消瘦，在家已躺了幾個月，連大小便都要人服侍；她夜晚要工作，怕弟妹們不懂照顧，又見病情不輕，祇好送她進醫院療養。

江雲帆爲了忙做生意，不能時常來找她，有時來了，也難得遇上她，而曉琴也好像有意在躲避他，大家見着面，反而無話可談，彼此各懷心事。

其實，他們的心仍深愛着彼此，祇是曉琴有點自慚形穢，在酒吧工作幾個月，使她感到自己受到污染。

雖然她潔身自愛，始終保持着處女的清白，但她的身體，她的唇已被無數的骯髒男人沾過，她感到自己再也配不上純潔的江雲帆。

江雲帆是個純潔的青年，他深愛曉琴，也尊重她，他們戀愛這麼多年，除了擁吻她，從不敢對她有什麼越軌的行動，對男女間的關係，他是比較保守的。

當然，他心裡非常不滿曉琴去當酒吧女郎，去當男人的玩物，他本人從不涉足那種場所，也厭惡出入那種場合的人，他認為一個對生活嚴肅的人，若非特殊情况，應該潔身自愛，不應該時間金錢浪費在那種紙醉金迷的地方，名是尋歡作樂，其實是一種侈奢，一種墮落的行為；若真要消遣，要娛樂，不一定非要上酒吧，進舞廳，許多男人都以應酬為藉口到那種場合玩女人，偏偏他心愛的人就在那種地方工作，教他怎不有所顧慮？心存芥蒂呢？

每逢他想起心愛的人與別個男人摟摟抱抱，打情罵俏……他就湧起莫名的妒嫉，心里更不是滋味，所以，一有機會，他就勸曉琴放棄那份工作，讓他們結婚吧！他耽心夜長夢多！

「遲些日子再說吧！你不看我這一群年幼的弟妹，他們不能缺少我，還有病重的媽，她更需要我的照顧……。」曉琴以種種藉口推辭着，而實際上，她也拋不開這個家庭，它已像一根無形的繩子緊緊將她來縛住了！

江雲帆明白自己無能力改善他們一家的生活環境，內心極矛盾，也深深感到痛苦！

生活的煎熬使這一對年輕的情侶，倍受感情的折磨！

(十二)

莫太太在醫院又渡過了一個多月，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漸漸惡化起來，令醫生束手無策，祇好通知曉琴，建議將她送往大醫院治療。

這消息令曉琴震驚憂傷，六神無主，她匆匆向老板請假，並向友人暫借點錢，先將莫太太送到最近的一間大醫院，經過專科醫生的詳細檢驗，證實莫太太左腹部生東西，由於發現太遲，已開始潰爛，須立即動手術割除，否則恐有性命的危險！

然而，施手術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叫她如何籌備呢？自從母親病後，她已經負了不少債，她每月的收入僅夠維持一家的生活費，根本沒有積蓄，她又不敢將實情告訴雲帆，她明白他的情況，自從他大哥江雲丹娶妻後，母親又體弱多病，經濟大權全操在大哥手中，家庭中多了這個精明自私的大嫂，雲帆處處受限制，若非爲了江老太太有病不能受刺激，雲帆早已離家另尋工作。所以，曉琴不願再麻煩他，況且，自卑感使她失去了去愛他的勇氣！

另一方面，曉琴發覺江雲帆的母親不再像從前那樣喜歡她，有時她有要事去找雲帆商量，她老人家愛理不理的，那位大嫂說話更是尖酸刻薄，使她非常難堪，自尊心受到損害，再也不願上雲帆家了。她明白他家人卑視她的原因，清白人家，怎願意娶個酒吧女郎爲媳婦？她不能怪人家用世俗眼光去衡量她，只怪自己生來命苦，遭受到重重的困難和折磨！

終於，她經過數夜的痛苦考慮後，決定離開雲帆，她不願再拖下去，那唯有加重彼此內心的痛苦；她也想到一

家日後的生活，自己責任的重大，她不想再拖累雲帆，增加他以後的負擔，而令他難以做人！

有了這樣的決定，再加上母親這一筆龐大的醫藥費，可憐的曉琴再也沒有選擇，她只好毅然地接受一位中年酒客的要求，嫁給他做「填房」。

爲了治療母親，爲了解決這一段痛苦的愛情，她不得不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含淚答應這一頭婚事。

她從未婚夫手中拿來五千元，付了醫院的一切費用，並還清了以前欠下的債款！總算解決了目前燃眉之急，放下了這些日子來的負擔，雖然在心頭上，她所負荷的更重，但想到已替家人安排好日後的生活，她已無憾！

對江雲帆，她唯有一輩子在心底愧疚！但願他能諒解她！

可是，江雲帆真能諒解她麼？

曉琴花了整夜的時間寫了封信給他，他一讀完信，整個人楞住了，茫茫然趕來莫家。

「妳真要嫁給他？——」他冷冰冰的說。

「是的——」她低低地答。

「他給妳多少錢？」他挺直地站在她面前，眼睛定定地望着她。

「你？——你這話什麼意思？」她愕然。

「沒什麼，我代妳委屈。」他臉上毫無表情，聲音嚴厲，冰冷：「爲了錢，妳竟將自己出賣？妳說，妳要多少？我可以給妳——」

「妳……你不能污辱我……我……」她痛苦地扭曲着臉，淚簌簌而下。

「污辱？哈！妳還懂自尊？——」他迫前一步，雙眼

燃燒着一簇憤怒的火焰，他受的刺激太大，彷彿已失去了理智，妒嫉；使他瘋狂：「我要給妳錢，妳不要，難道我的錢比別人小？妳太看低我，以爲我沒有能力娶妳？妳……妳竟將錢看得比我們的愛情更重……」

她悲慟地哭着，他已重重刺傷了她！

然而，他毫無憐惜地握住了她的手腕，他的臉俯向她，音啞地說：「當然，我是比不上他有錢，他是大老板，是麼？哈哈，爲了錢，你甘心嫁給一個可以當妳父親的男人？我還以爲妳是什麼聖女節婦，原來妳也跟她們一樣，妳……妳騙得我好苦，我江雲帆怎那麼傻？會痴痴地迷上妳這個無知的女孩？……」

「雲帆！」曉琴淒楚地喊，她的嘴唇顫抖，她想解釋，她想告訴他，她是多麼愛他，但，她咬着唇，說不出一句話。

「別叫我——」他大聲的打斷了她未說出來的話。然後，他頹然地退在一旁，握緊了拳頭，滿臉痛楚地，低沉地說：「去嫁吧！去嫁給他，如果他能滿足妳，他能給妳幸福……」

「原諒我……雲帆，我欠你太多，願來生再償還……」她忍住淚，幽幽地說：「忘了我，我不是一個好女孩，我配不上你……」

江雲帆楞楞地看她一眼，默默地走出去，口裡喃喃地：「忘了？就這樣忘了？……」

曉琴蜷伏在地板上，她的意識模糊了，她的心智崩潰了……

「天呵！爲什麼給我受這麼大的苦呢？」

(十三)

經過手術後的莫太太，已脫離危險時期，調養了半個多月，她已能平安出院了！

當莫太太得知女兒要嫁人作「繼室」，而對方是個比女兒年長一輩的男人，她流淚了！

「曉琴，我們拖累了妳，使妳受委屈，我知道妳絕不會甘心嫁給他的……」

「不，媽，妳不要替我難過，這是我自己決定的，我絕不後悔，我相信林大川會好好待我的，年紀大一點有什麼關係呢？」

「孩子，那雲帆呢？他知道了麼？」

「他……他已經知道……」她忍不住撲在母親肩上痛哭。

母女倆相擁低泣！

臨過門的前一天，風雨交加，彷彿也在為這不幸的女孩痛哭！

突然，風雨中一輛汽車停在門前，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李素梅。

曉琴見了素梅好意外！

自從那件不愉快的事後，素梅真的與她斷絕來往，曉琴曾寫了一封信向她道歉，但得不到她的諒解。

如今事隔兩年多，她第一次在曉琴家出現，為明白她到底又為了什麼而來？連忙請她進房里坐。

「聽說妳在吉隆坡工作，生活可好？」曉琴關心地问。

「唔！還不錯，我在那交了很多朋友，我很少回來！」她膘了曉琴一眼，臉無表情地說：「聽說妳要出嫁了，恭喜妳呀！」

「謝謝妳！——」曉琴有些不安，氣氛很沉悶，窗外風雨更大，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她的心彷彿也冷卻了！

「妳很忍心，為什麼放棄他？為什麼傷害他？……」素梅冷冷地迫視她：「妳不是曾說很愛他？妳說妳們分不開，為什麼現在又分開？哼！爲了錢？錢使妳改變了？錢使妳背叛了他？妳？……」

「我……我有苦衷！」她愧疚難過。

「妳知道麼？爲了妳，他多麼痛苦！」她一字一字地說：「他整日借酒消愁，他在折磨自己，妳明白麼？是妳害了他，妳忍心看着他消沉？看着他毀滅？……」

她的心像墜落萬丈的冰海之中，她楞楞地坐着，素梅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像針一樣刺在她心上，她痛楚、她悲愴、但她默默地忍受着，她必須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罵吧！她是傷害了他，她是負情於他，她願意接受任何人的責備，雖然她內心依然深深愛着他，但，誰能了解？誰能幫助她？誰能憐憫她？……

「當初我愛雲帆，是妳從我身邊搶去，我的確恨透了妳，後來，我明白了愛情是不能勉強的，所以，我不再恨你們，我在心底爲你們祝福……」素梅冷漠地注視她：「我知道，妳樣樣比我好，比我強，雲帆選擇妳是對的……誰知道，妳也會背棄他，我們高估了妳，想不到妳變得那麼快，那麼愛慕虛榮，爲了錢，妳竟出賣妳自己，去嫁一個可以做妳父親的男人……曉琴，妳這樣傷害了他

，妳對得起我？你有良心沒有？枉他那麼痴心對妳……」

素梅語氣咄咄逼人，曉琴不能解釋，也不準備解釋，算了，讓他們去誤會吧！一切已成定局，她不想取得任何人的諒解，反正沒有人可以挽救她，說了有何用？

她何嘗不痛苦？她所受的創傷比雲帆更甚，她愛他，却被殘酷的現實迫得她非放棄他不可，她知道她這樣做，給雲帆很大的打擊，所以，她更痛苦，當不能愛而仍在愛時，有如火般在燃燒着生命，這不是一剎那，而是一生！

她默默地任由素梅責罵，咬緊唇，泪往肚裡吞，心已在滴着血……

素梅愈說愈激動，連聲音都哽咽着，她雖然固執任性，感情却很豐富；她愛雲帆，也喜歡曉琴，既然自己無法與雲帆相戀，唯有希望他們真誠相愛，獲得幸福！怎料到事情竟會演變成如此的悲劇？她代雲帆難過，也更痛恨曉琴……

終於，她似乎罵夠了，恍恍然地走了，臨走時，她說：

「妳一定會後悔的，妳以為錢能給妳一切幸福麼？」

「後悔？幸福？哈哈！幸福老早已拋棄了我……」

她蜷扑在床上，淚如泉湧！

窗外，風雨更大，院子裡落花片片凋零！

世界彷彿已經把她遺棄了，一切好冷清呵！

稿于一九七五年

重修于一九七五年十月

後記

想不到這些年來的習作，也有機會出版集子，這應該感謝「人和文化出版社」的厚愛與扶助，才使它能順利地與讀者們見面！

我從事寫作已經有十多年了，這其中曾因環境的變遷，使我停筆一個時期；直到去年底，我因病進醫院施手術，由於在院中太閒悶了，又促起了我創作的慾念，出院後，趁療養中，我又執筆寫稿，重燃起那即將熄滅的火種，且越來越熾熱！

我只遺憾：爲了沉醉於寫作，使我疏忽了學業，沒有唸完高中便輟學（當然，主要原因是環境的壓迫），以致孤陋寡聞，學識淺薄，在寫作途上，遭遇到重重困難，也深深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

然而，無論環境怎樣惡劣和遭受到怎樣的困難，仍無法制止我內心那股對寫作的狂熱；也許，那股狂熱是與生俱來的？多少年來，那股潛在的力量，始終在鼓勵着我，支持着我，使我無法控制自己，只想寫、寫、寫、寫出心中的感觸，寫出對生活的熱愛，寫出人世間的醜惡與善美！

尤其當我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更增添了內心創作的慾念，恨不能將心中所想的一切寫出來；同時，我也深深體會到短暫生命的意義與珍貴，後悔過去浪費了太多寶貴的時光！

如今，我祇希望我能勇敢地戰勝病魔，獲得重生，繼續在文藝道上努力，即使是短短數年，我也心滿意足了！

因爲：人的生命不在乎它活得長久，而是在於它活得

更美更有意義，不是麼？

老實說，我從不敢幻想成什麼作家，出什麼書，因為這些年來，自己所寫的東西，自己明白，怎敢登大雅之堂，讓人貽笑！

我之所以不停地寫，純粹是個人的一種愛好，不敢說自己的作品能反映現實，揭露人性與社會的醜惡，在前面我已說過，由於所寫有限，豈能表達淋漓透澈？只願讀者能看得懂，能體會我所說，我已萬幸！還有什麼企求？

目前，我的病仍未痊癒，且在治療中，想想自己這個平凡的人，還能在這世間逗留多久？心中有些黯然！然而，我並非懼怕死亡，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先與後，快與慢罷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感謝「癌病」給予我的啓示與鼓勵？要不是它，我沒勇氣將這麼幼稚的東西呈獻於讀者面前！

我不敢企望這本小小的集子能在馬華文壇上留下什麼價值，它只是一顆小小的，不引人注目的種子，希望能在諸前輩們的培植照料下，順利地得到萌芽、茁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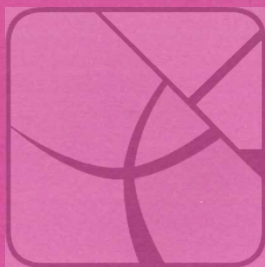
收集在這本集子的數則短篇，多是我十年前的舊作，只有「長夜」一篇是用陳婷為筆名。雖經我細心修改，仍是那麼幼稚、不成熟，希望讀者們會喜歡它，並給予批評指教！

倘若有那麼不幸的一天，它算是我留給家人與朋友們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凝秀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八日

吉隆坡中央醫院



出版： 人和文化出版社
Salam Publishers
(22, Jln. Mawar, Setapak, K.L.)

承印：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Salam Press Sdn. Bhd.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價： \$1-80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